

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七目錄

內編

好施

前言

何孟春 三則

往行

解開

方克勤

瞿嗣興

徐舫

談季方

楊士奇

陳璣

鄭淵

許思溫

鄭觀

黎淳

石瑛

丘晉

沈本

陸桂

周瑄

仇必達 必顯

陸珪

謝澤

左贊

姚讓

奚昊

李大綱

王重光之祖

吳寬

傅希舉

李謙

伍玉白

楊廷和

龍翔霄

袁景升

王定國

雷士禎

唐志大

林景暘

李元陽

史際

沈嘉謀

黃卷

傅良弼

馮恩

薛蕙

董士毅

吳承廉

唐時英

王憲武

章子沐

王汝訓

張弼

呂燭

俞寅山

羅近溪

董份

王百穀

輔國將軍觀炊

輔國將軍同

李奈

路瓊

楊琰

鄢叔敬

王瑜

唐大貞

劉賓

臧節

丁廣

金翊

歸有陞

臨財

前言

往行

羅性

孟士忠

儲仲文

劉崧

陳鼎

孫鄭

李時勉

李賢父

尹旻父

朱昱

陳達

羅一峯

范鑣

林守成

蕭翀

趙璜

黃用直

都穆

都元敬

鄭處士

魏琦

張冲

高羽

屠濬

顧南野

高校

南逢吉

吳顏

沈塾

丘本厚

汪淮

李禎

張仲

華 懌

鄧 琮

王敬臣

沈元瑞

劉留臺

顧 聚

呂 炯

鄧 牆

吳 猷

杜驛宰

賈孟泰

郭 銓

王以東

陸吳山

陳東山

高 貴

徐存禮

沈 震

吳賈羅

成都潘氏

程 瓊

泰和舟人

賣菜妻

蘇城丐者

東郭士人

蔡乞兒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七

內篇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好施

前言

何孟春曰續仙傳唐李珣世居江陽販糴爲業珣既代父大來糴者授以升斗任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利歲月既深衣食甚豐父曰吾之所業同流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利吾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謂無偏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而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也宰相李珣出鎮淮南珣避姓名之嫌乃改名覺李珣下車後夢入一洞府見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右壁上金字列人姓名有李珣字長尺餘珣視之大喜有仙童出曰此華陽洞天姓名乃相公江陽部民非相公也珣覺驚歎令府城訪求同姓名者軍營里巷相推知覺舊名珣迎至靜室以夢告之敬事月餘問其平生所修何術願以相

授覺言愚民不知所修因具販糴以對珏再三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覺後百餘歲卒相傳爲尸解云厚德錄宋張詠知成都府時夢謁紫府眞君接語間吏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眞君降接禮頗隆重且揖張坐承事下詢願詳款有欽歎之意詠翌日卽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其具常所服者來比至如夢中所見卽以所夢告之問平生有何陰德致此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艱食之際糴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無所損而小民頗濟所急詠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上也索公裳拜之黃後裔繁衍仕路比比青紫今城市田里之夫有世業者如李黃事有何難效法哉而學士大夫有所不能此李珏黃兼濟所以見重於神明也

又曰韓退之與鳳翔邢尙書云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於人惟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焉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

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欲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宋杜祁公衍性好施張侍讀環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也杜豈有得于退之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之者耶夫以財施人人之美行而妄施不可也彼有假國家之名器以私加諸人而一不問其賢愚者可乎哉

又曰班孟堅作史叙魯朱家者流賑人不瞻先從貧賤始趨人之急甚于己私厚施而薄望既以賑人之命不矜其功可謂賢矣而類之游俠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繼復持錢二十萬助給徙民式田畜爲事當時聲名曾不足擬俠士及在位亦無奇節然乃獨入列傳焉豈非朱家者流止能擅義鄉邑而義在朝廷者惟式故耶嗟夫世之賈處商行壟斷罔利秦越鄉里或啓口稱貸羽毛之輕有恡容焉錐刀之末有倍算焉如是者可以爲朱家者流乎可以爲式乎緇衣塵土但知什一之方江湖扁舟惟營興販之計嗟夫孰不知義之爲重哉務得之心勝之耳積而能散此人之所以難也

往行

解開吉水人貲累鉅萬其親故婚喪力瘠者輒以財穀濟之或有告急者蹈湯赴火以援之不顧利害或多爲鄉里所負開曰人孰不欲厚積而欲輕捐所有以與人哉夫富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種善以貽子孫而暇金玉乎哉識者賢之開生一子甫七歲能詩長而穎悟過人洪武永樂間翰林大學士解紳卽其子也

方太守克勤知濟寧府日有南魁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丞陳川欲迎母爲養厄於無資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

瞿孝子嗣興宅心仁厚卑窶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甄工王氏家無儋石儲且臥疾不能給朝夕雞初鳴孝子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窗隙而去民有告糴者鵲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佯問曰吾性多忘

若欲糴十千耶遂如數與之鬻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伍拾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合補餘錢翁愠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買遷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之利寧能足吾欲乎朝出道中拾遺囊孝子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忘契券及白金者孝子覽額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憑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某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

徐隱士軼事方舟桐廬人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

談季方字□□上海人故少司空倫之曾祖也始以族大爲懼痛自抑損散財積書人謂之癡國初諸巨族皆謫戍人始服其識

楊文貞公士奇自少知學手不釋卷年十二鄉人請爲童子師有鰥生攜書過館下色悽甚公問故云有母不能養公曰嗟乎人孰無母乃分

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修奉母

陳公璉字廷嘉台州臨海人永樂中鄉會皆第一翰林庶吉士坐郎中盧信事繫獄晚年家益貧然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行恐吾儒終無濟人之期矣

鄭義門淵字仲涵其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疏戚夜必三四起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至於周旋事爲之間條理瞭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讓但俯首默受而已其內行如此達之於外者尤夥也蘄春王烈家燬於紅巾帥其族五十乞食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騷人貧不養母來懇於仲涵仲涵曰吾何爲無母可養耶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襁負其子且行且泣試叩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欲求給于縣大夫不食者日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錢與之村氓王氏患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悲蓋氓將溺之於水仲涵爲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氓大感悟生之並舍三里所溪湍悍遇雨則人縱絕仲涵造舟渡之金華洞溪

其悍爲尤甚舊有石梁久壞而弗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爲倡衆翕然而和未幾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渴者仲涵設湯茗濟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掩脛齒相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燕火溫之仍解自衣纈裘爲贈又嘗禱於廟寡嫗困臥廟門無衣禦寒仲涵與妻周竊謀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者無不曰此古仁人也性雖好施與絲毫事必咨稟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人見其袖二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之乃宗譜家範也

許侍郎思溫見有鄉人丐於市公識之呼至衣食之終其身

鄭觀字永巽武進人洪熙元年遣進士齋勅訪文儒於常蘇松三郡公應詔同應者十一人公爲首會仁廟賓天不果用太傅安遠侯請于朝爲子師特旨授訓導列侯之第有訓導自公始禮部尚書胡公薦爲御史歷官廣西僉事旣致仕歸卽別創一室貯粟百斛名存餘倉將以供祀謂常存其餘久之遂以周貧每歲訖無餘輒復繼焉有假貸不責其償

黎文僖公淳嘗歸省至臨清適山東按察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使未還特使人舁其柩以歸太常卿余孟亨卒家貧不能舉葬公倡同鄉士紳合賻襄其事御史鄧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死藏所寓物候其子長還所居黃洋渡積潦病涉捐私帑築堤四十丈民到今利焉

石瑛字文玉益都人由歲貢任澤州吏目樸直剛嚴不詭隨於俗家世豐裕性好施遇歉作糜以贍邑里全活甚衆後值瘟疫死者藁葬不給捨棺三百餘以瘞老而無子者損貲納室賴有後者十餘家造皮履以施負薪作木桶以惠餅汲少年不作家產者則擊以杖閭里恆愛慕而嚴憚之其子銘孫存仁存禮曾孫麒麟鳳琚鯨玄孫茂華繼節繼芳皆通顯人以爲積德之慶云

丘晉瓊山人文莊公之大父也業醫善濟人不責其報宣德甲寅大飢白骨遍野捐地置義塚瘞之時瀧以杯酒糲飯所行至老不倦

沈本秀水人世居邑之永樂里積纖起家郡邑舉爲萬石長守法奉公無浸漁正統辛酉歲飢有詔勸富民賑貸本首輸粟五千斛旌爲義民

表宅里未幾閩寇倡獮郡守帥民兵往禦之本毅然偕行無難色景泰癸酉募富民納粟以資邊本以白粒數百斛應詔將上道疾作屬子淳代往其輕財尚義至老不衰

陸封君桂字廷芳平湖人景泰間歲常歉有詔富民出粟賑飢者樹碑其門以旌之君遂輸粟六百一時偕輸者必琢貞石爲碑動侈言曼辭而樹之覆以亭甚奢麗君獨曰吾知奉詔賑民耳烏用是觀美者吾省一亭之費尚可賑數十家卒不樹碑構亭

周司寇瑄在國子時同堂生相鄰喪妻無所得樁公因家人送貲至傾橐與之爲主事時有罪人貧不能輸官紙將鬻幼子訣別不忍聞公以拆糶絹償之還其子

仇必達弟必顯奉化人國初隨舅氏戍海寧與兄武昂季弟同居爨相友愛內外無間言里人扁其居曰和樂堂必顯道遇殍骸白必達殮之隨施棺以殮鑿路井五十以濟渴正統七年官軍杜忠等戰溺沈家門七日不食必顯捐粟募筏救之得生者七十二人

陸珪以德義著于鄉鄉人有不平事皆就之取直不至官府邑初建學珪與沈氏共任之既成縣令酬酒祝曰願爾兩家世世衣冠弗絕也其後陸之孫淞沈之孫瑋俱發解

謝澤字商霖德慶人舉正統丁卯鄉試知龍南縣不應當道求遂歸隱絕跡公門好行古禮鄉人稱貸幾二百金病篤悉焚其契曰毋令子孫守而責之也

左贊字時翊南城人天順丁丑進士歷官右布政使家素充裕鄉人有假貸不能償者即焚其券家食時嘗逆旅旁舍有自經者衆救之而甦公問其故曰負官租不能辦耳公如數予之不問姓名

姚讓字文敏上元人讓承世業未嘗躬握算籌而勤生節用富累不貲性樂施予凡貧不能葬親死無棺殮及轉徙流離無所依者叩門告之無不立爲賙濟未嘗有難色橋梁道路廢敝者聞見即爲修葺街巷無井者往告之即計磚瓦費爲經畫成化初國子監蛀蝕過半出工食磚木之費悉爲修葺至于自奉布衣蔬食如寒素士子弟衣服飲食及家

人資俱有常經不許僭妄僧道過門乞食者則諭之曰汝不爲良民治產而出家游手誰能養汝一錢無所予晚更慕向儒術撰述文字樓實近理人多傳誦壽八十餘卒大司寇江浦張公誄之以爲一鄉之善士三代之充民云

奚昊字時亨華亭人廕化己丑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年九歲就外傳囊白金爲學資有婦人道哭問之曰家貧鬻絲得百錢而遺之舅姑老無用爲饘粥具卽以所持金子之歸告承德公曰兒能如是吾無憂矣李大綱字弘舉海陽人喜周人之急嘗一日道逢餓者扶食於其家旣蘇辭去不問其姓名他日來謝笑曰吾哀子窮故恤之報於何有

王□□字□□新城人故太僕重光之祖故司徒之垣之曾祖今大司馬象乾之高祖也生平好施予歲時勤力治家人產計口給食悉以賑鄉里之貧乏者門前植槐一株枝葉扶疎公時作廩哺餓者諸餓者以次坐戶下受廩挂其笠於槐累累如也鄉人呼公曰王菩薩而稱其家曰大槐王氏語具錢令尹記中歲旦公禮神盜撤屋椽公念此何時也

而甘行竊非飢寒逼迫不至此遂自撒其襟手二布與之一夕貧生某
窺公寢且穴壁公從燈下望見之曰某君耶何至此遺粟數斗竟隱其
姓名公一日出遊得遺金欲還之卒無主名乃盡以糴粟會歲飢公發
粟徧給飢者所全活甚衆凡公所爲德甚多然絕口不欲言卽子姓無
知者獨鄉里長老誦說其一二如此耳有被酒者過城隍廟侮神忽身
舉地若懸困苦甚呼號於衆言其故衆爲禱不解則曰若無爲須王菩
薩乃可耳衆共請公公謙讓神譴若呼乃公何當爲衆請益堅公不得
已爲一往禱辭未畢酒人已無恙矣匍匐泣謝微公我何逃於神罰公
曰此神德也誰貪之人以是愈益敬公閭里少年聞其事相勸勵爲善
曰曷不自力學王菩薩以取敬於神

吳文定公寬篤厚倫誼吳中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視親戚故舊之貧
分給之

傅司馬公希摯歷官素厲冰蘖囊無餘貲家世以力產作業務農重穀
廩粟頗有餘饒值里中歲饑穀價騰貴公傾廩減價出糴以賑計所糴

粟已得千金止留半以分諸子餘復悉以與人也

李公謙值歲荒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卽對衆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仍竭家資煮粥濟之賴全活者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咸曰公陰德可謂大矣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汝有陰德報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終子孫位皆通顯

伍玉白公伍公袁萃之高祖輕財好施值吳中大飢富室多閉糶以索高價公憤之捐家資之半糶米千斛輸官助賑直指以聞授七品承事郎散官公聞命具衣冠望闕叩謝是夜夢神人語之曰而有善念而孫當貴後寒泉公果成進士以應其兆云

楊公廷和致政歸尤以濟物爲心鄉有涸田萬頃公視其水利鑿渠灌漑鄉人德之名學士堰又辭建坊銀以修邑城城成而賊至旁縣避兵賴以全者萬數留耕公曰吾子相業老夫不知卽此二事亦大功也又嘗置義田於縣城西凡族之不能婚葬者咸資贍焉嘗謂諸子曰吾立

卷之十七

身四字正直忠厚又曰爲人不可不學道但不可以道學立門戶汝輩觀我平日果有媿於道者乎

龍翔霄字潛之武陵人正德己卯舉人嘗爲□□知府性尤好誼喜周人急鎮遠守袁成能道經武陵遭疾卒爲具棺殯之償之金弗受思恩吏目高守仁過常貲乏不能前鬻幼女於人爲道里費翔霄聞之爲贖以還

袁封公景升字子明號潛室香山人故大京兆三接之父也性好施與鄉人負責至數十百緡公捐半予之焚其券鄉人爲之感泣嘗有鬻產于公者其後祈請無不應或謂公怯公曰是人失業窘矣吾固當周之其好義率多類此

王封君定國字□□洪洞人故御史琢玉之父也爲人仁而好施振人之厄不計有亡喜讀爲善陰隲數爲子孫誦說其友愛諸弟至盡推所分產予之卽有負貸常爲代償里人陳武以吏事繫獄鬻其子婦爲費公聞而憫之卽貸金贖其罪婦得毋鬻又有王遠者客遊他方十年不

歸妻子裸行而乞召而衣食之女長具裝嫁焉人以此無遠近爭誦公德公又輒跣跣退讓不敢爲人先嘗書容忍二字于室其謹厚如此雷公士禎持身廉又好施常以歲歉貸麥於富室比至門則持囊而告急者十數禎笑曰我微生哉卒欣然與之用是益貧比卒猶負債數百病亟謂仲兄曰某某素知弟者必不索償可姑緩某某宜速償意切切不忘砥礪也

唐大行志大以吳興地僻兵宜不至時有海寇遂奉母夫人與羣從弟妹子壻居烏旣又念族人之無依慮其不免乃辟地結廬數十椽舍其不能自存者悉徙而居之上下及千指而居以一人拮據其間爲之籌畫生計勞瘁心力適松郡大疫凡自黃浦之南轉徙他地雖遠無能免者疫及君寓先陶夫人君朝夕扶持得無恙旣而妹壻與叔三山居相繼淪逝君不勝哀悼親護二喪衝冒兵刃歸塋其鄉復趣還吳興遂及于病竟以不起其可哀也已嗚呼世衰道喪人各私其身同胞兄弟若塗之人矣一遇利害甚有父子不相顧者君乃合其族以身任之間關

險阻至劬瘁以死彼若人者聞君之風有不知愧者乎一日有同年周之十金君正空乏也適鄉人楮集者以通我拘繫過其門君憐其窘甚卽持與之有金某者役督賦以貧弱逃去縣追逮及其親黨君曰吾亦其親也代之役役畢而金歸縣官不知也

林公景暘字紹熙華亭人嘉靖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太僕卿性好施予急人之難踰於己而尤篤親族厚朋友五服之內無不濡潤者晚割田三百畝以贍族人百畝以贍學之貧士復割田以贍親友人各幾畝藉公而舉火者若干人藉公而婚喪者若干人葺橋道若干處每謂爲無益以希冥福不若爲有益以利生人

李太守元陽自荊州歸里以來不營生業薄于自奉而厚於施予如婚嫁喪葬飢寒冤抑以至橋堤道路列爲三十二事日以爲課少時日擊十八溪水漲衝城裂其門沙沒民居先生憫之以問先生之祖秀眉公公曰吾郡本龍湫漢書謂邪龍空雲南是已古崇佛法建寺塔以彈壓之民始得平土而居今其法廢龍復作祟吾家世修其法而力未逮汝

他日可復千年之功以慰先人之憂先生受命既久而未暇至是奮然爲之自壬寅迄己卯四十餘年寸積銖累崇聖遺墟及郡中壇宇煥然一新又爲之振其鐘魚條其科教其法漸備水患甚息

史際字恭甫號玉陽溧陽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太僕寺少卿初授禮部主事改吏部選司改春坊乃以養母乞歸而忌者嫉言官詆毀落職念族屬蕃衍或有失所者乃做范文正公義田之制置田五百畝助婚喪之乏其甚者復量爲補給子弟俊秀者訓之家塾自是史氏多彬彬稱文學者焉又建書院於留都以處四方遊學之士邑庠圯敝則捐金新之又捐負郭腴田以資勤學者事聞當道令生祠學舍以報公歲飢公計口賑粟前後無慮數萬石且召懇沙漲田寓周禮多工救荒意也嘗做交實法積穀數萬石以通鄉人有無一夕燼於火公卽償其直撫按官舉社倉以備賑公捐金成之松江苦海患興濬治之役公輸穀以助嘉靖甲寅乙卯間倭寇竊發焚劫慘烈官兵莫能禦公募敢死士數千人却之且出粟助餉撫按交上其事肅皇帝愈嘉其忠義進尙寶司

卷之十七

好義

九

少卿加四品服丙辰官兵集平湖勦賊勿克公率家衆搗其壘以功陞太僕寺少卿致仕蔭子繼書錦衣衛指揮僉事

沈嘉謀吳江人其父曰水西公嘉靖中以給事建言下詔獄罷歸嘉謀性嚴靜晨起必告天以日所欲爲朔望具衣冠拜家廟私忌不預宴會聽聲樂以爲恆其財能禮積而義散之尤厚昆弟孤姪爲捐橐樹家室矣公嘗舟行至湖而遇龍起攝公舟空中耳若有聞者曰大夫常陰行善帝享之已必護之俄而徐墮水無他公歸因悉取細民積券直二千金焚棄之謂一介瑣尾何以當上帝知割貲而爲惠庶幾報哉

黃公卷好施歲侵則貸母錢貧民而下賁子逾期察其不克償者召而焚其券以爲恆鄉父老戒子弟女曹好爲之毋使黃公知也公嘗寓橐於他富人而盜據之得公封識不敢動曰我何以貽公憂公故家貧不任施而好之不已族人迫催科急則悉以其橐裝代償之而徐聽復曰毋使而曹有匿稅名毋使官有魚肉而曹名

傅良弼故憲副光宅之大父也豁達大度好賑人之急嘗出一箠語三

子而焚之則皆子錢券也所善李生從貸百金負不能償置酒爲公壽請以居第爲貨不可曰君無子而貧一旦無所棲止吾不忍也立取其券焚之李嘗夢門之左右夾樹錦標一黃一赤且死語其妻曰卽鬻宅必于傅氏此固彼家所有將有徵也及肖巖公徙居郭里適買李宅李妻尙在其爲說狀如此其后公舉鄉薦伯俊舉進士樹標皆如其色嗟乎天之報施善人此足以觀矣

馮公思爲諸生時嘗自命曰大丈夫當沾溉天下寧可徒自潤乎旣遭坎壈大志不遂復嘆曰陶朱公去越三致千金散之良足多矣吾金爲德于鄉可也乃出嶺南門生故友魏遺買汙邪甌脫之區墾爲菑畚亦有矣幸傍畝日拓歲入漸豐乃視其鄉黨之不能衣食者衣食之不能室家者室家之不能喪祭者喪祭之不能訓迪者訓迪之鄉先達坊之圯者新之居之棄者復之往往待公爲緩急島夷之亂督府檄兵禦之公罄所儲以充犒一時郡縣不告于供輸士女徙入城者公授廬傳餐無不得所欲歲飢出粟設糜賑之全活甚衆季年割田以畀貧者視親

疎爲多寡悉殫力委曲以恤其私又捐百畝屬區賦長曰公家事安忍獨累若薄田稍以助一踐更耳初公之治產也或者不能無疑于是始竊議曰馮公什一向爲他人計耶公自處素約無錦衣鼎食之奉亭榭輿馬之飾內室自金宜人而下唯賀孺人間關戍所同患難餘足供使令而已其柔曼冶豔不好也循其稟腹恆枵如郡守馮桐江公扁其第曰富室貧人臨沒之日家無餘資僅存圖書數卷而已

薛公蕙字君采行己峻潔表裏皦然一無所滯其才雖高而破去崖岸居鄉絕不爲人干請性好施人有疾親爲檢合方藥常脫綿襖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但不負此心耳

董公士毅爲舉人家食遣僕候其父大參公宦邸公召至榻前問舉人家居何爲僕對云里中比年大侵餓殍塞途舉人日募工瘞殍賂凡千計矣公惻然又問曰舉人故業甚募工費何能辦曰每一殍計工費穀若干斛皆貸於族叔某也公曰是義當爲者因還書勉三泉公大意云凡義所當爲者閤然默而行之更勿以章示人人微有取名意則淺陋

甚矣其書尙存余省覽之中數百言諄諄道此事更無一語及家私也
吳公承廉字介甫號霽宇吳江人嘉靖辛酉舉人嘗割腴產以贍族人
手料量以恤其鄉之人遠近疎戚各以輕重受賑或待以舉火無弗厭
者伯父憲副公邦禎卒家人侵官課當按如律君代之償而脫其罪曰
無使伯父有逋賦名間行市中見有蓬跣繫累椎胸而號者驚問狀曰
吾獨不得數金完官乃以逋逮逮必死死而誰收母氏者君惻憐而予
之金其人請以產償不許請身爲傭不許麾之去嘗買妾武林旣至察
其色黯慘若甚戚者蓋已字某甲子賢而父母更嫁之者也君卽遣之
歸而不責其財其高義若此

唐大中丞時英家居自甲子歲發願長齋絕不御酒炙泊然獨處一樓
不用童僕以賜金製爲佉佛之器有齋僮兒入樓褰帳見公凝然端坐
僮兒惶懼叩首公曰勿忙但取去僮兒云不敢盡取公曰汝盡取卽吾
施捨乃從容指以去路勿使家人驚覺後此盜事犯公以書抵官乞勿
治以全己施捨之願

王封公石溪名憲武字克定山西之山陰人大學士家屏之父也性慷慨專趨人之急而立義皦然不以利傷行宗人瓜分絕產還公故業公曰吾方哀其絕而忍利其遺乎却之姊壻張輿疾詣門醫藥棺殮傾身爲之經紀族婦陷虜脫歸輟稼且死公憐而收育擇良僮歸之逆旅主人聘而未娶其家亡徙塞下更鬻女公陰持錢布與贖而不告所費其輕財好義多此類平生惡計人私聞之耳欲爲洗曰奈何藉他人是非爲口實行酒乎鬼神忌之矣聞者服其言

章封君子沐字養心德清人今銓部嘉禎父也癸亥歲大飢里人李文錦夫婦餒病且死扶攜叩先生之門求鬻其舍旁地先生慨然入之而手爲糜餽之旋有起色又稍稍分餅粟送之歸李夫婦得不死而先生亦終不受其地

王符卿汝訓冲夷恬雅家世素饒於貲作侔素封及公封公尤善綜理每晨起握籌課計盈縮或至日昃未食貲以是日裕故鄉居時虞盜患每至夜分則募數十人居守重鍵固鑰惴惴爲意外防竟夕或不能安

寢也符卿家食時卽志聖賢之學覩其然深念之食寢亦不自安因諫其父曰天之生財以養人也人之理財而自養也世之切於人莫重於身至切於身者又莫重於心也大人爲此蟻蟻者朝營營然暮兢兢然內累其心外累其身何爲者哉古謂厚積者曰守財虜自今觀之不虛也兒卽至愚不肖不能顯揚大人又安忍大人墮此類哉封公喻一日盡招其族里驗諸夙貸而負者悉裂券免之夙所積藏視戚屬族黨之殺差貧富之等而悉捐以散給之里之人大悅徙而相依者數百家所居遂成聚無煩募人防守而符卿因益得肆力於學卒成進士雅望燁燁起士林推重至今其鄉號稱仁里而戴其封君爲仁人

張弼內江人給事中應登之父也見里中兒多逋賦邑令欲遴富人長者因責以賠償咸自匿避且百方求解公獨挺身見邑令曰茲役也民請先任之彼富人者虛得名耳計無能踰勝人也令大喜謂弼毋以名應弼爲之帑半耗以完中下人產者不下百家義聲大振

呂君燭以泰興令罷歸好施予尤急諸子姓兄弟有一時沒燕中者悉

卷之十七

爲棺殮傳致其喪歸又厚恤其孤邑之令有死者郡下邑丞調棺君得
美材應之郡俾丞以公購五十金酬君值丞匿未予尋罷官去人謂君
不可取償乎君曰殮死令貲生丞等耳杭守方某驟卒以廉故不克葬
君倡諸縉紳哀金走其家經紀之義聲隆隆官中有謁選而得鎮遠倉
使者負官儲若干以文憑質金脫罪不能之任將鬻其女君爲酬其負
女得不鬻又有滿考貧不能返君使人囊金而還之仲姊負官賦積百
金以一種繫獄其得出亦君所贖也自君之爲施不已而宗鄙戚姻親
友以至閭左人人飽濡潤無失職者願君帑則益空或迫有所應不能
亡假貸於富人諸負君券以千計君負亦如之恆自計我不忍負人又
不忍責人負當奈何會婦沈卒沈故沈敏仁厚願君善施沈善積其遺
貲頗裕君悉以解負其所存券卽弗盡拆亦弗問也當汛寶應湖颶作
羣舟多沒君盡出其裝募小舟分援之所全活甚衆而不以姓名語人
又嘗長賦踐更役不欲小異齊民嘗捐田百餘畝以贍當賦者至有調
發必身任其重曰吾居其輕重將誰屬其邑之門堰墮堪輿家以不利

學官弟子議復之君率百金以倡堰復而科第相望矣

俞憲僉汝爲父曰寅山公敦大義好施與嘗見戍卒曰剛山者年七十無所依坐臥木中書其旁曰首陽山人不食者已七日公聞卽遣人慰諭之給饘粥者三歲山以天年終復收葬焉里有周氏者其墓無主日削耨鋤公白之官代輸稅而禁樵採得不夷

羅近溪公任寧國府時一日謁耿公定向喜動顏色隨附掌自鬯曰今日一大愉快事耿問曰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飢荒遠來乞周比積俸餘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我者爲是鬯然耳耿公曰難哉羅公精神通於一家矣余微天之倖父母兄弟妻孥原自一心從來出納施予更未經余相忘而不知爲可喜矣

董公份旣罷歸嘗慨然曰吾嚮者欲佐明主布德施惠以幸海內令元元樂生而今已矣吾旣不得施于國且欲用之家則與其子給諫君道醇謀所以收卹族人與爲德于鄉者乃割上腴爲義田築室一區爲義宅羣子弟而教之爲義塾凡族之人仰給焉已又積粟爲義倉方百里

內貧民各以口率受粟死喪者受斂具荒歲耕者予貲餓者予粥疾者予藥殍者予槨及冢凡鄉之人皆仰給焉其他姻婭交游待公而舉火者不可勝數故太守姚邦材廉吏也貧不能喪葬公助之若干緡張氏女未嫁守節贍之田若干畝其好義樂施皆此類也

王百穀性好客客至輒擊鮮與持案而食戶外之屨常滿遠方游士輻輳繼屬其獎後進不恤緩頰爲游揚所孚翼甚衆人有急卽貧囊疎賤傾身爲之有冤不得直者多方直之鄉人往往稱述其事多不勝紀然君爲德于人而欲然不自德。

魯府輔國將軍觀炊號毅齋父鎮國王子祿厚貲產頗豐公與兄弟中分讓腴取徇曰幸奉國恩食租衣稅不忍以父產傷同氣心然公居積貲予什一取贏久之家更饒裕而居常誦薛公之市義也一日召子錢家只取其券焚之所捐金數千兩穀千斛子錢家頓首祝釐有下泣者而公名大譟魯城中矣滋陽恭裕王家匱而孱病而爲公泣以弱小孫爲寄及壯當封而爲彊宗所持莫敢保任公奮曰此王適也策在天府

何罪而剪之茅遂與安丘府主及中立公同署名焉又出橐金數百及多爲假貨遊陽以是得封奉公終身如大父禮安丘家監以王少子登城爲邑令所誰何邸中諸少年欲往譙令公聞遽止曰諸君胡不自善至欲辱天子吏以扞三尺王少子出無輿衛令何用識之衆皆曰然遂解胥史有逋帑金而逸者長吏捕得撈掠幾死荷校及門而乞公子之金若干乃不問其姓名或請爲券公曰人方身無完膚三日不食忍責其券耶曲阜孔弘煦推擇爲令從公貸二百金命下而弘煦死子姓以田及器物來償公慨然曰所爲貨而公者義也而公不沾斗食而死而吾收若田及器物而曹何用爲生盡却弗受魯人益尊信公稱爲長者鄆陵四輔國將軍同鄆陵安僖王孫也年十歲以例封祿歲八百石貴矣然純慎不以地高人而好詩書樂與衣冠從遊嘗讀前史覽功名之會輒撫卷慨然而歎曰嗟嗟誠使某備一官更生普鼎敢多吾哉又見豪貴人千金飾狗馬衣裝聚名姝罔費惜及義施顧一錢忍弗能與則又歎曰雙火一膏兩斤獨木是速滅之道耳且貧富命也孰有義而損

者邪於是婚喪弗舉者輔國見之輒與醵酒或棺人曰輔國壽揆厥心行永之占也居無何輔國病歿矣年四十一耳於是豪貴人反以輔國爲口實相語匪火自焚匪斤自留

李大參奈居家有鄉人嚴剛負京租公罄所有代輸之嚴貧不能償止一女欲歸公爲侍婢公卻不納卽出券焚之其女後嫁良家子公後死女哭盡哀如喪父母

路公瓊屯留人故光祿卿王道之大父也縣令張鵬坐事斥貧不能自還公爲倡邑人共治橐中裝直數百金令德公入骨髓戒子孫無忘路某路某活我至其孫巽言舉進士常舉以語人

楊琰字公蘊嘉定人嘗入京師遇館人喪不能舉將鬻其子琰探囊得金三十錠盡與之

鄢叔敬字一之號異齋泰和人歲大侵有鬻家畜以易粟者得僞金羅者繫以訟官公不問誰何輒爲之居解酬羅者金而釋之已復有姪負粟登舟誤墮於水泣涕欲自溺曰無以見主人翁公聞而赴之如其數

與之粟一日還自墓所獲百金於道需而迹其人其人躑躅以來使自言其狀其人曰我寡人也貨金六十商于廣三年而得百金凡所爲去墳墓奔走者以得少息活家衆耳而今併捐之旦夕當委骨溝壑卽不死忍復面吾妻兒耶公從容延之家而還其金其人頓首以十金爲謝公讓曰而謂我欲金耶而還百取十人情乎卒卻之與美飲食而去平生不溺釋氏顧獨好放生有羅禽鳥爲市者卽買而縱之俗好啖蝦蟆得者輒折其股蓋患其逸也公恆購其無傷者而投之澤中其仁心愛物多此類也邑有澄江忽洪水瀾漫公欲渡已登舟矣適故人呼之登岸握手夷猶有兩蝦蟆戲于橋畔諦視久之已欲復渡而舟已先發中流溺矣里中人益咄嗟興歎謂公修德行義報若此也

王都督瑜好以義感人有婦翁以白金畀贅壻爲市取息者壻不善市不能償索之急欲自經翁執以告又有自顯官歸資橐囊厚其弟有宿逋貧不能償於兄纖芥不得公聞之皆爲代償

唐大貞東安人純實溫厚輕財樂義常建石橋期七年始成費八千餘

卷之十七

金濟川省江二橋亦與有力又置膳田五十畝以給族之讀書者及卒邑中立祠肖象以祀之

劉封君賓性喜施予能佐人急歲計所入足自給以其羨市粟貯別廩以待里之貧者小減則平直糶之大歉則卽與之不收責如是歲以爲常

臧封君節常行過市覩門客累累困苦於邑狀心竊憐訊之則賈人以盜罄其緡錢無歸矣公就謂第毋憂吾麵麥餘若干緡在抵以與之

三老丁廣所居之鄉有婚不能娶者卽令具酒食代爲請助置簿席前書助物若干喪不能葬者亦然當其請助以與爲榮稍弗良者置之有愧而求與者一鄉榮辱之權歸焉友人黃六居城市窘於食往造之三老大喜曰故人何疎也開樽飲罷未敢言三老曰聞君缺食何不卽言隨載粮一車貽其家自後使人察之稍窘卽賙不待其告也有孔景者亦居城市貧無所營三老與謀曰吾宅良方古宅也君有意爲隣乎景喜過望三老卽命子塤築牆造屋期月而完景挈家以居又慮其不能

力田復與子婿約每歲除禾在田者若干畝與之令人代爲入困而後已居十數年景卒喪塋之費一力承之顧其妻子過於景在時未幾景妻依其親於城市每歲供食爲定約焉凡僧道來乞者亦必厚與之不留餘積常急用銀數錢探其藏不及一錢門對一池魚不滿尺不取見牧童獲禽獸雛必放之家人嘗有過旣捷而復哭之怒其弗率而隣其受答也

金翊字建贊嘉定人好施予急人之難甚於己里姻有逋賦逮者方獄急翊悉橐裝償之不足則從其內人脫簪珥以補之其人出乃大驚謝翊不復實齒嘗以春時過所知見其畝不治而怪之對曰非情也力不任治也翊遺一興犁快犢後旁畝益拓至富閭左周某王某者貧且鰥翊食之死而葬之且歲時薦以孟飯曰毋使兒餒也

歸有陞字晉父嘉定人貧而好行其德囊剩一錢瓶盜一米輒思以施人一人負官租筆楚且斃陞愍然請爲代償傾囊不足益以轉貸必脫之而後已道拾遺金低徊其傍不能去以俟遺者至而還之

臨財

前言

往行

羅性字子理太和人中洪武四年鄉試嘗爲德安府同知朝命下賦民鐵造軍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猝無所辦先生居第後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民爭趨求售同官亦勸以售民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爲我也悉以代民免賦

孟士忠洛陽城富豪洪武時嘗有虛室令家人市酒有陝右三商攜裝囊沽飲因晚遂假宿焉翌日昧爽去已士忠偶入見其室臥處覆一盆啓之乃金布囊攜之入家不令其妻子知置于櫝逾月客返相詢還之誠若初以其半謝辭不受皆稱其廉後孫大通領鄉薦人稱以爲陰德所及

儲處士某字仲文其先毘陵人國初徙泰州爲鉅族處士生而敦篤言動不苟力行孝弟不煩師訓讀書通大義聞古人嘉言善行輒興嚮慕

若固當然者嘗中鹽遼陽載布數車至則值虜騎圍城雨雪浹旬日不止飢凍者道相屬處士日坐逆旅戶外探囊中布散之不問誰何衆商止之曰商本以求利顧并其本棄之不可處士曰此何時尙利計邪比歸所得息無幾矣中歲家寢落閒曝于門拾遺金十數兩袖而入置厠舍茅簷際家人莫知也及晡有一男子攜其婦哭而來處士問曰何哭也曰某夫婦解戍某地費不給祇一子賣而得金今晨過此遽失去將死道路矣且語且哭不能休處士詢其封識并金幾何語悉合乃出而歸之其人感復泣取塊金爲謝處士笑曰吾顧不能取之而須謝乎且察其飢色予之粥而遣之其人曰吾何以報德乃徧語鄉中人鄉人皆嘖嘖稱嘆曰儲翁陰德其子孫必有昌者後處士以壽終有子五人孫十三人曾孫二十人玄孫十餘人曾孫懽鄉省貢省試皆舉第一以進士高等累官南京戶部侍郎文學行義卓然有聞焉玄孫洵亦舉進士其餘業科第者尙多如鄉人言論曰蘇子嘗云人能辟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于破釜蓋得之孟氏千乘簞食之說謂矯強者易而造次急

卷之十七

遽者之爲難也世傳裴晉公還帶事此在儒生學子雖下晉公一等可勉爲之顧以此勵世猶有不能然者處士施布時當優裕未足爲難其拾遺金時方處窮約卒然得之卽不使家人知之者此其中已有定見恐爲所撓也得其人而歸之不徒無少憾惜而方自以爲嫌豈有所爲而爲之者哉處士卒六年而戶部生又三十餘年而大顯是固天道福善之常而亦非處士意也世之善皆不能無所爲而爲亦不能無待於勸故必原處士之心合天之所以爲報者而可以爲勸也

劉公崧赴北平時盡支職方俸得白金九十兩封識之以托其鄉人及歸往取則其人已用之公亦不問

陳鼎字重器新興人永樂乙未進士知建昌府治廨穿地得金璧珍玩悉封進其清介如此季父以貞往視入廨舍視其四壁蕭然喜而嘆曰吾家本儒業汝能澹泊可無愧矣

永樂中秀州有孫鰥者業商舟泊襄江見楹間繫一解囊得金釵二股鰥因留坐待之薄暮一奴女號哭而至鰥驗實償之女詰其姓氏不對

女曰妾願失身以報君卹亟馳去及抵南陽獲利數倍而歸偕數客舟復過其處女適浣衣江岸識卹貌語言款洽而去餘舟先行者遇颶風悉覆卹獨得免

李忠文公時勉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朝廷結鰲山一騁控先生馬而行中道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騁以錢大書揭於門旣而失釵婦往尋不獲人告以李翰林家有示帖婦遽往先生扣之婦言夫爲錦衣衛千戶勾當海外妾昨失去一金釵尙存其一可驗也先生卽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旣久千戶還妻述失釵事夫亟往叩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卻之其人曰公不受不能強此一匣藥乃海域所產初非傷財而幸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也乃受付人言此爲血竭當識之旣而先生被擊腦折昇至錦衣適此千戶蒞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良醫入視醫云可爲第須眞血竭千戶曰吾曩固嘗祝公立命索之夫人昇醫治藥以來傳傳之越一日夜遂甦

南陽李某閤老文達公賢之父也公未生家有廣地千畝歲種棉花收後載往湖湘間貨之是時價破賤停于邸舍越三月適臨江三商議值三百兩交易訖但貨未及登舟邸舍忽火延燒無遺三商者抱持而哭曰某等假人財物爲販江湖頻年辛苦合積資本一旦罹此禍殃是天絕吾輩也躡地號天各欲自盡李某聞而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尙爲我貨物失價我當還汝亦理所宜汝失貨本無以爲生我尙能力業歸可再至人人咸義之卽還其價三人感謝不已是夕其家有客假宿于舍傍夜半聞堂中有人聲客起竊視之見兩緋衣人坐相語曰李某陰德固有但陰宅所向不利耳略轉從某向貴不可言詰旦客以告而去異其言卽易所向明年生文達公中宣德癸酉進士天順末首相云

歷城尹氏家貧無資賣糕以爲活一日息于道陰客有啗糕者會天大暑解鞍飲馬脫衣而休已乃馳馬去之遺囊焉尹氏舉之弗勝知其白金也密徙而覆之暝不見人乃以錫缶裝金坎土埋之植柳爲表客故山西大駟也行賈以萬計已乃稍稍折閱收其餘僅五六百金圖返其

家業已失之不敢復見其父母妻子遂流丐於其外越數年柳且拱矣客復過故處尹氏亦仍賣糕不復省識也客乃據地而慟尹氏曰何慟也客語之故益悲不自止尹氏詢其所遺之金數與其日數皆合謂客曰第無慟若第于柳下手取之遂起柳而探之得金焉客乃復慟據地請曰奈何有是乎惟公所取之與我其餘矣尹氏曰不可曰中分之乎亦不可我誠貧也豈其不全掇之爲快而寡取之而中分之乎客不能強乃稽顙申謝而去尹氏夜夢神語之曰汝之陰德厚矣貽汝以貴子焉彌月而生子則尹公旻也稍長就塾師學慧爽超於羣兒一日與羣兒遨于城隍之廟戲書神背曰決配千里神乃夜見夢於塾師曰救我救我曰何如曰若之徒譴我遠戍不得留行矣曰此兒孺子戲耳何介意乎神曰不然此天官所判故不敢違也塾師覺而怪之晨往視焉則旻所爲也呼而詰之曰兒孺子如何以神戲乎亟往除之然心奇其事不甚譴已而果舉進士爲吏部侍郎者九年爲天官者九年

朱昱字伯昇吳郡人嘗戍南京貧甚于道中得遺金百兩嘆曰彼亡金

者不獲必就死地乃伺于得金之所三日果有客含淚而至豈探其數合遂歸之正統間以疾得告還鄉有子克家安享餘年

陳達字兼善日照人天順中進士授主事出知懷慶府有故人密以金託者其人死召還其子鄉人以爲難

羅一峯天順癸未赴試春闈暮宿邸舍其家奉盥盆中有金釵一隻羅僕取之明日早行謂僕曰此去京城尚遠又缺路資如何僕曰公無憂夜來于盆中獲一耳釵足以爲資倫怒索其釵而還之比至則其婦爲夫所逼欲捐生感謝不已既而入場被火公呼天曰吾生未嘗有毫髮得罪于天今乃至此奈吾親何傍有一老人卽從垣上以杖提公而出時捐軀者幾千人公遂獲免有云有舉人謝天韶者提公而出人以爲還釵之報

范鑣字廷議會稽人天順六年貢于成均成化間授封川知縣始知家僮治園得遺金於糞壤中亟投之曰毋令後人誚予捲地皮也

林守成公安人成化初麻寮商人以漆一器寄守成而去至弘治中其

商始來適守成遠出商意以其漆不存乃告之官縣令召而問之守成歸舁漆器至縣庭封識如故啓視漆乾結惟中存一滴濡耳令嗟嘆良久杖其商而錫守城肉米以旌其義

蕭運使初爲蘇州府同知坐秦府買民物不舉謫河南驛居河南十八年貧甚不自給從者發近舍地得黃金匿不告而求去益力有以其故白公請詰之者公曰彼所自得吾何預聽其去卒不詰

趙璜字廷實安福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工部尙書爲諸生日讀書僧寺得買人金囊于佛殿默坐其處須臾亡金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卽付之買探囊爲謝麾去

黃用直字宗弼潮陽人少負奇氣讀書通大指縉紳見而異之一日蚤起得遺金一囊於道已而還其人不受謝亦不告以姓名弘治戊午舉于鄉授國子學正尋出知長沙縣清介視身爲一時長吏最

都公穆字玄敬嘗任南京兵部主政司武庫日啓土得二甕千餘金衆以爲天賚意其所必得都諭衆曰吾聞非其有而取之者殃必及身與

其得金而致禍莫若棄金而就安卽疏奏有旨隨置武庫公費京師艱復以此清譽益彰

都元敬最善濟人之急尤愛食客所有輒盡盡則解衣爲質一歲除夕絕粮作詩寄故人朱堯民曰歲云暮矣室蕭然牢落生涯只舊甌君肯太倉分一粒免教人笑灶無烟堯民儲錢千文爲歲之用遂分半贈之鄒侍郎守愚誌鄭處士述其舟中遇賊事衆怖而避處士獨留不爲動自賊至解橐中數金子賊曰吾市入者盡以予若也賊信而不問當是時鄉人寄金以百數藏于坐下幸猶完而同舟者走倉卒失橐金在處士側處士持蒲蓆覆之也免於賊賊去同舟失金者方號哭處士笑曰無憂也汝金在茲失金者拜謝曰此非天賜之金乃公賜之金也歸而還寄金寄者問處士以金子賊而完其金請以金分償處士曰吾自失金君自完全如是則君不失于賊而失于我也固卻而不受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交最歡當相國歸寄箱二隻于其家孝廉卽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十四五年相國卒孫來襲

蔭始索之問箱在何處孝廉指廡下視之孫意棄擲若此必無長物既發內貯金千餘兩亦有劄紀其數並謂出俸賜之餘其孫大駭孝廉曰知內有此卽置祕室吾臥不穩矣

張冲字應和長洲人後嘗代兄服賈燕京歸途聞父病乃信道行遇盜斫傷其肱盡劫所賈金然故人所付金未失也故人子弟來視創不敢問金冲云盜去吾金君家金固在也遂悉還千金無吝色人以爲難子鳳翼燕翼皆登鄉薦

德安高中丞羽嘉靖乙酉冬以孝廉計偕次磁州夙發邸舍距州三十里許始曙值道有遺囊命從者舉之纍纍然金也公下馬坐樹下待遺者至北風獵獵刺人入肌從者不能堪又計公囊垂盡奈何違天自苦而貽所不知名何人乎公不可頃之有蒙袂來者髮垂盡蔽面徒跣號呼而至公曰夫夫其亡金者耶金在是是人曰因督地租錢急天旱無以應鬻子女得金五十俟晨而輸之官夙夜倉皇不覺亡失某死矣公乃發封與其數合卽還之其人泣拜欲分其半相報公固不受其人控馬

行數十里不肯去私得公名姓尸祝之公後由浙泰藩歷大中丞大夫子四人其三爲郎季子作二千石年皆至大耄諸孫仕者又數人

屠濬字□□鄞縣人余友屠君隆之父也家濱海嘗漁於海數遇風破艦所齎操數立盡遂無家而意泊如類有悟者曰吾不復海矣卽餒死不至令魚飽手理藥草數畦其苗晨起未飯徐睨突無煙舍而步江上觀漲家人挽之曰觀漲可得食乎公笑曰不觀漲亦何所得食卒觀漲而有二賈以巨積求寄載至公居步所而舟人發之皆珊瑚犀象玳瑁香藥也曰是禁物當入官又當死賈陽造公蒲請以半爲公壽冀得無發公曰去之而以六博盡而財我安忍藉爲利哉令舟人姑得厚饑足矣又有私販魚鹽者亦至步諸子請貨之公叱曰而豈津吏也當是時大宰瀟其先太保僑司馬大山諸公貴盛甲浙東西諸借名姓而家者比比公乃其親舅弟季父嬖自如終不假小煦沐

顧某字某別號南野故尙璽憲成之父也隱德不仕嘗得遺金於肆之西偏者標而購其姓名得吳跛人以歸之嘗爲貿易當三千金而其人

誤羨其半亦召而歸之糶粟於陸五日而價驟跌愀然曰吾不忍其耗謂陸來分而金業貶價矣又嘗寬張氏兒逋屬其構而以居閒請爲曲解之而還其所鬻產直曰毋而慚也蓋張氏兒語及顧翁涕洟下矣

高校進士攀龍父也有密友病且死橐千金授君君曰生平所見不十金何千金也力辭之有賈人以他物質子錢者旣去而遺美珠數百顆君囊而封貯之明年買來贖他物君徐曰當質物時亦有所失乎賈蹙額曰所失珠耳然不記何所君卽舉還之賈愧謝卽選尤美者百顆以酬固謝弗納其耿介類如此

南憲副逢吉嘉靖乙卯關中大震兇徒四掠有富家子張進英夜持數百金匿公所會進英與其在抱子俱亡金無歸也公舉原封首官曰其以此助孔廟工當道義而表其里以風示一方

吳封君顏字宗曾興國州人吳國倫之父也徵時得遺金于道且數日俟其主而還之欲以半爲公壽公復曰使倍義而金寧俟君耶自是每過公門必扣額徘徊久之乃去

沈封君塾一日築室暗地有藏金見後者奔以告曰是公土也公曰然是吾土也而當其藏時則非吾土也趨告縣旁有覺者爭先攫之鬪爭訴然終不能及公

丘本厚平越軍人隆慶間安莊衛貢生鍾士奇赴京宿丘店遺三十兩丘收貯鍾尋至交還後鍾選清平學訓申明當道旌曰義士還金

汪山人淮字禹乂休寧人負廉節客有萬金山人所而盜夜入盡掠其資裝客之金幸無恙人謂匿之便山人罵曰客以不貪托我爾乃以貪餌我悉歸客

李禎字天祥吉水人得遺金經月餘莫有言者禎物色求訪得其人與之語而審焉悉以歸之其人願分謝固讓不受嘗戒子孫勿以爲異曰此人所當然若苟得是務則將何所不爲汝等或遇此卽若還之可也非義之財得之有禍

張封君仲太倉州人故太僕□□□之父也市有遺十餘金道上者公拾弗取求其主還之曰吾室廬焚蕩無餘身之所有弗愛何愛若金旣

僕復至而公之子太僕君方幼從其家避入城有一人負之凌波涉斷橋而渡問之卽向所謂還遺金主人李姓也時以方翳桑之餓夫云華憚南齊孝子寶之後自憚徙長洲之下雉瀆爲人重厚長者有李姓者以胡椒一囊爲寄覺其沉重藏之密所李死其子來謁憚問曰得無取若翁所寄乎答曰無所事也取以付之封寄宛然反剖視之中有黃金八兩其子不肯受憚再三勉慰之始受而去

鄧琮荊州左衛人精于醫求濟者隨貧富不責報一日偶于途拾遺金五十餘兩候失者久不至乃歸揭帖招之人有止之者琮曰此有盡之物耳彼之喪身壞家皆未可知其心忍乎無何失者至詢之果官徵之物實經其手者夫妻號泣徬徨將自縊矣琮遂還之失者欲分以謝琮堅卻不許感泣稽顙而去琮年五十卒子鉉孫沔皆以文業顯王敬臣以厚德雅量著聞嘗命僕以銀器質子錢家逾年贖之而子錢家誤與金器促僕還之子錢家勞僕以布僕不受也曰主行德而我顧爲利乎

沈封君元瑞或貸金不償乃期公飲曰有金矣願以券來比券往則投之太公曰甚善者馮善者之收薛債也固然爲里魁主里中賦值歲歛官責之急惻然曰夫旣忍飢而復飽扑乎悉代輸之已而詔下蠲未輸者公失數百金無何以踐更給徭河南復失產半然終無怨益自力也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歲久鄉人厭之不能自存一日與其子同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戶到泉州而司戶得罪憲司對移他郡復徒步歸至漳泉市買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臥堂中終日不去翌早有一人號泣而至自言爲商於外八年不歸只收拾得金子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行攜到此浴浴罷乘見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公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公公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公答以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爲己有必有禍災身且不保安用物爲彼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之惟安命以畢餘生耳

顧聚無錫人溧陽市有同舍商遺百金積而去聚檢積得之故若以他
事留者居數日商復過聚所猶未覺聚出以授之商感歎欲割其半報
聚聚笑曰使利若金者不全有之耶嗟夫而未知吾鄉有被喪翁也
呂爛爲泰興令時士人官留都欲私其妻子密使所親僕寓五百金於
君亡何士人死僕來報君幸無知者請中分之君怒不聽召士人者子
均授焉

鄧牆字伯藩德慶人以歲貢爲高安丞嘗主上供羨金數百不敢因而
爲利當道賢之醉人遺金五十于其門次日倚門而望其人至卽舉以
還未嘗啓也

吳猷新喻人任兗州府通判庫吏楊福以羨金千餘兩私猷取之猷不
取後十年其子總稅赴京舟至蕪湖焦磯觸石破賦金沉于江者五日
詰旦家僮狂叫曰我焦磯神也汝父猷不取充藏金今所沈者稱是盍
以長纆繫鐵鉤曳取之必獲及如神言果獲同事者乞神效之僅出空
橐此雖一事作戒數端舉念暗室鬼神將臨之一也物之得失去還冥

司有籍二也取金與還賦金孰多營溫飽與脫桎梏孰利遠近禍福之故不可不省三也

杜驛宰嘗移役蘭溪晨出走衢路路遺一青衣囊舉之中如有金也者歸而懸之廨舍往跡其人亡所得俄有泣而言者曰我里役也掌收都料持五十金輸縣時天未曙假寐道左會縣官倉卒至前驅避而遺之死無以償矣長公曰收汝泣吾以是待君久矣卽挈而授之其人以十金爲謝長公曰君謂有還金而望取分者耶辭而去之

賈孟泰爲庠生時同舍生岳本和當撰萬壽表文時太守呼本和急不及闔戶而往暮猶未還賈散學偶入本和室中見几上白金二錠蓋本和撰表資也賈恐他人竊之欲持之歸恐涉嫌棄之去又不可爲留一宿未曙本和來索前金自分必亡矣見賈在還金拜賈賜云

郭文學銓嘗被盜室廬化爲煨燼事罷先是有族人金四十餘兩貯掌公所僉謂金隨賊盡公語衆曰銓雖火其廬乃此金原藏別室得不亡出以償衆靡所匿

王公以東富而好德有貨翁千金買而敗者窘自歸罪翁第置觴觴之立爲折券嘗遺鏹千緡於市市人得之識爲翁藏因以歸翁翁謬驚曰吾固無遺鏹也且入若手卽若物而何混我爲竟謝不受人或謂起家積藏累微是不可當數家力耶而奈棄之若弁髦翁嘆曰非而所知也陸吳山者太倉人少時游吳市中道有遺金俟其主而歸之其主泣謝願以半酬君竟去弗顧嘗館于富人所而驟災主人從焰中倉皇攜金寶授君君顧指兩童子置之書簾事定俾主人自取曰毋汙吾手也陳東山字魯望江都人九歲失父哀毀如成人旣長慷慨多大節其所親嘗寄千金逾數十年死山召其子還之封識如故嘗挾千金買穎上僕盜其半事覺株連數十家山白官罪止其僕衆得免僕穎人德之高貴字天爵家宜山貴性豁達喜文學隱居龍溪酷好山水遺落世事每語人曰婆娑世類一團花蓋謂富皆夢幻耳嘗游中錫坑有富商病危以所移資付貴乞辦後事貴僅以少許治棺殮餘悉封記走書召其子扶櫬歸殯盡以所遺資還之

徐存禮開化人嘗於道傍亭中得一青囊啓視之白金也攜歸陰置之密室復往亭候之適有三人徬徨而來問之曰某皆徽人往遂安市杉木道此少憩遺囊于此內白金近百兩皆稱貸于人者不獲有死而已存禮審其實遂偕抵於家出以還之三人羅拜請任其取弗聽舉一錠酬之存禮曰吾欲之當盡匿顧乃取其少乎固弗受人皆以爲義

沈震字天威嘉定人世爲小兒醫病者或須美飲食而貧不能自得輒以錢給之嘗至婁門于厠上獲遺金二百七十攜至舟舟中人皆喜意欲少分震言吾當一月以待倘無索者此金皆諸君有吾不取一也居七日有哭于厠前者自言常熟人吉義醫男女以有此金震問其數良是卽歸之明年義載麥三十石謝震震留飲食之竟不受而去然震家本貧卒時無以爲殮有司致賻塋之

吳賈羅嘗買于江西有廖某者誤遺金二斤有半訪而歸之又清客遺四錠復歸之客請留以一酬德公曰吾不以義顧不以四而以一耶竟卻之或竊帛數十束爲他人發之公曰非吾帛也

成都有潘姓者人寄有黃金百兩於其家內外無一人知者未幾其人
以疾卒亦漸淪落其子不知寄金事幾至于乞丐潘姓召其子以其父
所寄金還之鎗如故其子拜領歸經營未踰年業復大振潘氏不三年
其子遂登科第其家青紫接踵成都人稱甲族必先於潘氏云

程瓊休寧人寓州北門外開鋪賣飯宿客蓄馬驟送行其人雖居市井
而輕利重義有歸安宗定者攜銀百兩來州買絲絲未出復歸飯于程
就顧其馬下梅溪置銀於布囊縛之鞍後至中途墜地不覺也跟馬童
拾之匿於路旁行圍內宗至梅溪解囊不見初不意童也乃馳回程鋪
查訪且榜諸途曰得銀者願平分程視童面色可疑遂密誘之得實亟
押童至其所以銀還之宗以半爲謝堅辭不受減至二十兩亦不受然
程之拾遺而還非止一次此其多者耳嗚呼今之競刀錐之利至忍心
害理而弗顧况百金哉昔柳子作吏商譏官之賄者卽商也迺斯人者
商也而所爲若是恐爲士者或不及也吾將目之曰商士乎

江西泰和民有父子操舟載買客爲活者一日有客就舟行經三曲灘

卷之十七

二十一

夜而泊焉適岸上居民搬戲客乃往觀舟人之子舉其囊知中有重資也謀於父欲竊之而竄其父力止之曰彼以託我而負之不祥奈何不翼天禍乎不可已而客歸舟猶聞爭鬪不絕也頗察其端輒懼而他徙其子益鬪不休遂棄其舟以還其父乃獨力挽舟進步甚窘又值風雨晦冥愈不能前乃就曠野之濱橫焉忽岸濕而崩舟人驚愕窺其中隱若有物也發之得白金數十兩翌日至家其子方告母以其故謂其父之無知也且怨且怒父聞而謂之曰無痛吾有以償汝矣遂出其金其父以此終身溫飽而既沒之後子終不免於飢寒

京中有鬻菜傭賣豆芽一婦人用錢買菜求益傭不與婦人引手就其筥取之袖中銀一錠落于其筥傭持歸以告妻曰吾今可以免賣菜矣妻略不視曰爾得而喜彼失之者能無戚乎今吾將孕彼戚而致死詛咒及吾吾亦且死矣縱得十錠何補傭感其言遂還之失銀婦果爲夫所咎將自縊及得前銀甚喜勞以酒飯一兩遺之其夕賣菜妻產一男傭出求食妻見一白衣人從地中出長尺許光彩照室驚怪以衣投之

卽沒傭意有寶掘之得銀一缶報于前失銀者其婦產一女遂歸于其男相與同爲貿易賣菜妻亦賢乎哉

蘇城有少婦張氏歸寧使青衣挈首飾一箱隨後中途如廁遺却旣行始覺反覓則有丐者守之卽以授還曰命窮至此奈何又攘無故之財乎婢殊喜以一釵爲謝丐笑麾之曰不取多金乃獨愛一釵耶婢曰兒倘失金何以見主母必投死所矣遇君得之是賜我金而生吾死也縱君不望報敢忘大德耶吾家某巷今後每日早午俟君到門當分口食以食君丐者曰汝身在內何由得見婢曰門前有長竹第搖之則知君來矣丐如言往婢出食之久而衆皆知聞于主翁疑有外情鞠之吐實翁義之召丐蓄于家後以婢配焉

東郭之閭有士人使羣傭掘土爲垣坎深數尺得數甕焉封室甚密士人聞之意其有物也馳往赴焉戒其傭毋發而悉歸之家潛啓而視之無有也人以爲實有物也而隱之聞于遠邇一夕盜入其家士人宿于外舍發其臥內之篋得千金焉殊不滿意乃刳其主以去其家不知也

惟直宿之童子知之而號於其家舉火燭之則門垣扇閉如故也鳴鐸而持挺繞舍而索弗得舉家驚駭不知所爲盜乃從舍後穴藩而去之於郊外詰士人得金之數與其藏金之所百方捶楚身無完膚卒不可得士人因亟泣而告曰我誠貧而愛財獨不欲身享之乎今命且垂絕而獨祕不言是將以鬼享此金也我雖至愚必不爲此賊乃信之而憾猶不釋乃以土窒其鼻口舍之而去士人且悸且痛匍匐而及門微言救我救我家人以火燭之非復昔時形容矣羣竊笑曰主人之禍理宜有之方其得甕也與衆發之金也分我以其餘無則衆共知之又何患焉今欲以一人之身而私無故而獲鬼神猶將忌之能無及乎玄冥子曰陋哉士人之見也昔有見遺金而揮鋤不顧得坎金而實土掩之豈其不知所以自利哉亦有所不屑也今乃妄意甕中之求以虛名而受實禍哀哉嗟乎世之不爲士人者寡矣召辱媒災何必羣盜爲然也蔡乞兒乞燕市三十年矣肌體半露槽氣不充視財貨澹如也一日還之有文有詐認者問多寡不合問重不合乞兒笑曰汝何異竊哉不與

捶而欲奪之者乞兒怒曰汝何異刦哉我可死金不可得亦不與埋而藏之越數月金主不來一日過衛橋畔有夫婦被逮而泣者問之對曰昔貸富人某金息過百鬻產不足鬻一女猶不足今訟我于兵馬司矣乞兒曰咄是我所素乞者也奈何爲是止吾救汝乃走富人曰公之富千百於某乃復錘其膏髓而吮之耶設某夫婦旦暮死天道謂何渠負汝幾許曰百金乞兒曰某爲償七十公寬其三十可乎富人曰汝安所得此乞兒曰與我俱往乃之埋所得金焉富人媿曰汝能如是我獨無人心耶受五十金曰是吾故物其息免諸夫婦泣謝而去乞兒問夫婦汝女鬻幾何曰五金乃如數給之贖其女以還餘十五徧聚其友而謂之曰我等生無完衣固其常分奈寒何今分金徒爲一殮酒肉實無損於寒乃以金與木綿商得二百餘斤均分而去身不多銖兩云呂伸曰萬曆癸未余聞諸同舍郎命馬走訪之欲一識其面竟不得亦不知其何許人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八目錄 內編

仗義

前言

于慎行

往行

胡深

何潤

程平

賈克明

校尉

青文盛

沈澄

蘇斌

高巍

石大用

成器

陳恕

朵耳

陳達

楊壩

張善昭

伍驥

楊四

盧楷

趙某

陳英

張聚

畢德

陳音

羅誠

王震

張吉

華雲

陳塗

蘇生員

楊春

凌封君

吳宗湯

趙善繼

蘇宣

王環

王芳

鄭舜臣

陸炳

陸鰲

沈啓原

馮汝弼

陶文僊

王世貞

彭黯

穆文熙

宗臣

顧瑤

何道

徐東山

丁以忠

莫如忠

宣應楫

李崧

張起潛

姚岳祥

呂需

王朝佐

王穉登

楊五

李疑

應生

路瓚

托孤

前言

往行

郭元宗

曾瑁

沈祥卿

劉週

徐伯淮

龔汝修

方氏遺裔記略

交際

前言

王達天遊集

劉基

王律

解縉

方孝孺

崔銑

劉仕義

薛文清

章文懿 二則

陸平泉

湯沐

李夢陽

霍輅

孫存

潘垣

何孟春

徐學謨

申文定

于慎行 三則

王錫爵

張鳳翼

往行

卷之十八

楊榮

胡濙

吳與弼

廖莊

楊繼宗

程信

章懋

王九思

方太古

陳白沙

萬士和

楊世華

徐文貞

羅念庵

葉夢熊

狗知

前言

往行

王廷相

李鵬舉

張居正

患難

前言

薛文清

李夢陽

祝允明

唐順之

往行

黃淮

金問

馬紹榮

丁幾

冀元亨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八

內編

嶺南張 董孟奇甫 輯

仗義

前言

于慎行曰范文正公以論劾呂相出知饒州朝士畏呂無出送者惟李絃王質出郊飲餞或以阻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二公皆吾郡人也一時氣節凜然照映史冊可謂東魯之盛矣然士夫相與顧平日疎密如何若爲浮慕一時之名而納交與質者亦好名之累也

往行

胡深字仲淵龍泉人嘗爲元中書省石林宜孫守處州高皇帝令胡公大海取處州公出降時温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統正軍攻温州明善勢蹙與其仲父國珍議納歲幣詔公還師明善繼以鹽若干來進貢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內藏上怒銀色

惡責守令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

何潤字子潤吳元年四月海氓錢鶴舉乘時未定率鄉氓無知者鼓譟入城擅開府軍竊器仗盜金帛殺良民執華亭知縣馮榮袁浦場官李肅普等將害之潤以身嬰其鋒願舉家坐卒脫榮等死知府苟玉真逃之野復還遇害潤亟奔其死所收其遺骸函藏哭奠授其家使還葬焉府及屬司人卯皆散失不知所所在潤物色得之出私財購而納諸官方倉卒時老稚有不能出城避難者無問識不識悉爲寘縣之後堂供其宿食得免者甚衆及葛指揮率兵來誅兇悖潤復具羊豕酒醴迎犒于郊費皆自己出旣又率父老詣龍井莊謁丞相徐公拜其殘渠罔治之德一方以寧馮尹深德之將聞其事於上潤固辭乃止時咸稱曰何義士

程平字德正績溪人素與里人張德良友善洪武初德良坐監償事罹法累凡百餘人而波及先生御史廉得其情喻之曰灑於衆則汝免矣

先生起謝曰家世業儒非義不敢爲平不幸爲人所誣而反誣人欺天者也天可欺乎寧以身待罪御史深嘆異之尋請延安與郡人朱仲杰偕行仲杰悍戾不以道相遇盛暑同休憩道傍樹下仲杰曰德正守行李我前問店乃趨酒家久不至俄暴雨水漂其行囊先生自救不暇仲杰還盛怒責償於先生先生如數償之不與校迨至延安仍與同處仲杰以醫自託于梅百戶明年仲杰臥疾知不可療以其所有盡寄之梅曰必吾子至乃可付之既卒梅調守他郡仲杰死先生又備棺槨衣衾而舉之或曰其人待子如是獨無憾於中邪先生曰彼自虧其德耳且與同郡而生同患難而來死無所歸於我乎殯聞者莫不嘆服朱氏子德生以母命來省覲行至汴聞其父既死而囊篋又爲梅百戶挈之他往中道還家給其母曰吾買地塋父于城東矣又出其所攜衣曰此父遺物也越三年庚申先生子實往延安市省侍遂命負其遺骨歸續溪信報朱氏子令迎柩還塋德生漠然不復顧丙寅秋先生自延安歸知朱氏柩尙留殯後園不悅曰延安數千里尙爲負之歸由續溪距休寧僅

百里豈可九仞之山而虧一簣之功乎且其子旣給其母必慚懼不來卽命孫通爲送送至其家其接人待物存心忠厚每如此子實字以誠亦剛直尙義有族弟以忠由河南永寧令轉知潮陽程鄉縣洪武乙丑以忠之子泰乙年稍弱屈實與偕中途聞以忠因事繫獄偕侶求回實變色責曰汝父官所坐事正當捐生赴救舍之而歸獨何心乎偕侶曰將如瘴癘何復叱曰但當力以赴援瘴癘非所恤也至潮陽月餘乃還過文江果以冒瘴而殞

賈克明三原人洪武間徙家村底性廉介信實治梓人業凡鄉鄰有喪雖側微必弔葬必素冠麻縗執紼送至墓所窆畢而返其貧而甚者自具飲食爲造棺又助其穿壙而葬之嘗爲焦村馬氏構神祠數月馬氏曰計值當奉二金茲乏金有紙錢一駄奉之可乎克明曰可將行主人飲之酒授以紙錢克明酌而飲訖焚錢于神前而別崇賢街劉氏祠孤魂作木主三百克明曰公能施財祭請先嗣之鬼我獨不能施以力乎辭值不受劉氏力延之廚中託供祠事酬以飲食克明水漿不入口者

七日病不能興家人與之以歸嘗與通玄觀道人劉宗道爲友宗道有道行爲張三丰所重凡出門鎖鑰恆託克明掌之遺之飲食弗食宗道精癸亥數能預知人死生將沒子孫及其徒乞傳其數以養生不可間呼克明至而密授之其相信如此宗道沒凡問死生者皆歸焉有魄遺弗受亦竟不傳之子孫焉其卒而葬有烏鵲蜜蜂成陣送至墓所及空散去

洪武十四年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賁夫出卽入門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爾熱寢足露衾外來加覆耳夫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卽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卽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棄之於市校出呼曰某婦是我殺之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氣激發殺之臣不敢欺願賜臣死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卽釋之

青文盛四川大寧人洪武中龍陽縣典史時邑民負租三萬餘石文盛詣闕請免章三上不報自縊于登聞鼓下上命官覈實詔蠲之仍以一千三百爲額民德之因立祠祀焉

沈澄字孟淵長洲人洪武中以材應薦至京尋引疾周文襄撫吳中嘗就澄訪時政多所施行澄雅善詩尤好客海內知名之士無不造之所居曰西莊日治具燕賓客詩酒爲樂人以顧仲瑛擬之翰林金問坐事繫獄十年衣食之需皆澄周之問嘗謂人曰吾獄無孟淵爲瘦鬼矣蘇斌桃源人邑遭元兵民寡田荒額糧難辦洪武二十五年斌具疏上奏未報二十八年擊登聞鼓自縊其下得其疏於懷中爲免二萬二十石併原里八十四爲今里邑民深德之

靖難兵起以高巍參贊軍務巍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禮義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巍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

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王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敢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領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邀遠邇大興甲兵龔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効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眞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今經數月尙不能出區區藁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

卷之十一
之十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尙生離
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
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
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恃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
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尙有蹉跌取譏萬世
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
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
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

李時勉爲祭酒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倣胡安定教條隨其材
品而造就之待諸生恩義兼盡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爲文以
祭諸生感之先是議改建太學上命王振視之時勉待之不能加禮振
銜之令人廉其事無所得彝倫堂前有大樹時勉嫌其一面陰翳妨諸
生班列稍伐去傍枝振遂聲聞以爲擅伐官樹入私家用傳旨并司業
趙琬皆枷于監前時正統九年夏五月也諸生皆伏闕請有石大用者

蘇州人獨上疏請代罪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今時勉擅伐官樹薄示
枷號竊緣時勉年已七十兼患風疾况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
以全師生恩義疏上并釋之大用由此知名是秋中京聞就銓得戶部
主事

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翰林侍讀劉球疏劾之下獄死餘姚儒生成器
義而哀之率同志割鷄醺酒登山祭之因名其陳俎之石曰祭忠臺
陳恕字達道澤州人鄉校以德行稱好性理學景泰庚午舉人適歲凶
編民輸糧稅于本府恕念偏涼汀大險厄出資興坊扁銀傭饑民鑿平
爲坦途歷官開封同知九年考滿乞骸骨歸吏民泣送者塞路行李蕭
索人不識爲官者歸惟乘一蹇驢入城有司重其賢贈銀五兩卽市鐵
鑄文廟祭器積善行善類此

于公謙被刑日陰霾四塞朝野冤之爲之語曰鷺鷥冰上走何處尋魚
噉吉祥麾下達官朵耳枕謙尸而哭之酬以奠漿吉祥捷之明日復
往哭如初遂與都督陳達收公尸瘞之

陳達字□□六合人廕忠義左衛指揮同知景泰中累官都督同知天順初于謙被誣遭極刑是時羣兇氣燄可畏乃獨收謙屍爲之斂葬君子多其義云

校尉袁彬者英宗廟以材力射生選從刺奸緹騎旣從征而有土木之變彬遂沒於虜麾下牧馬矣久之乃使侍上上方坐橐駝帳中咄咄無所出得彬甚喜彬溫美多計數善言笑時時爲隱語說上獲一羊腓烹而共啖之畫斧薪伐木夜則背承上足而寢虜挾上攻雲中轉戰上谷遂躡關而下趨京師小不遂輒欲僇殺彬上至爲泣請之不得而哈銘者故夷種官爲賜姓楊以譯覲從陷虜頗幸也先間以談諧解之僅免也先欲使妹向上一上謀之彬曰不可請辭以返國而聘彬嘗病中寒上親爲治糜啖之身壓彬背汗洽良已及期上還稱太上皇紬彬勞僅拜錦衣百戶太上皇還爲皇帝卽日召見彬語絮且泣超爲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賜城東甲第一區引太液池穿中御溝達之黃金十鎰白金三十鎰綵綺鹽醪醢醬乾鋪克實又加資妻異綰精鑠各有差擢哈銘

千戶賞賜半之所夕宴對略用家人禮然彬畏滿好避而同列門達遠
杲顯達上故緣中貴人曹吉祥及忠國公石亨復大位德之而貳人驕
干請不已上心厭之欲稍稍削其重以屬彬固謝不敢乃屬杲杲數伺
忠國公罪狀聞上并其從子定遠侯彪誅之遂持吉祥陰擬之急乃與
其從子昭武伯欽謀以五鼓從騎就謁杲出見之欽拔刀手斷杲頭攻
長安門不下尋就擒治族吉祥贈杲右都督彬請急不任而門達獨重
時上業已誅曹石內揣不自安恆借達爲彊而達少所陰獻然上最所
禮信者李賢達次之達後內害賢寵譖於上上疑之不召可半歲而彬
猶以義故位達上達知上薄之構以死罪劾奏上不樂曰是負我者然
故人不死足矣此外以任若達退則執彬下獄脅以五毒更下彬不勝
苦且誣伏矣內外咸冤之莫或敢發也而燕中有楊墳者戍伍之餘夫
也素不識彬常爲漆工尙方袁公上魚服侶也曰門達何人而輒害之
因上疏詆達奸惡數十百事有指而極稱彬枉且有社稷功不宜罪
疏曰正統十四年駕留虜廷羣臣悉奔散逃生惟袁彬一人特校尉耳

乃能保護聖躬備嘗艱苦及駕還復辟授職酬勞公論稱快今者無人奏劾卒然付獄拷掠備至罪定而後附律法司雖知眞枉豈敢辨明陷彬於死雖止一夫但傷公論人不自安乞以彬等御前審錄庶得明白死者無憾生者亦安臣本一芥草茅身無祿秩見此不平昧死上言遂擊登聞鼓以進上方與太監裴璫擊毬遽令指揮門達逮問墳至其廡達陳諸淫刑恐墳墳神色不變佯若無與者達恚撫墳至百餘墳恐遂死不得白謬曰吾有陰事望屏去左右墳以實告達令使輿前迺夢耳達曰吾小人不識書字文與君侯無怨何辨爲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爲此本使墳投進亦不知中所言何事達大喜趣罷咎出湯沐沐墳醪肉食之持牘面訴曰李賢令楊墳中臣爲袁彬地上命中官會三法司鞠于午門前墳大呼曰天乎冤哉門指揮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昨廷中有某某共見李學士貴人吾何從見之且吾死固分奈何冤他人爲也指所奏達二十餘條略無餘蘊押官與諸大臣共訊曰達無得辭其罪矣錄詞以進上悟趨趣出袁彬令分司南都餘俱置不問然自是

達寵漸衰不復寄腹矣居一載驛召袁彬還職上崩李賢益重達內不自安出怨望語御史劾達罪舉墳事爲證達謫死南丹成化初修英宗實錄稱義士楊墳字景和

張善昭字彥光順德人天順壬午舉于鄉試吏部高等授兵部司務大司馬余子俊甚才之超拜四川僉事以忤臺臣謫鳳陽通判轉臨江魏安生等八十四人隸尺籍皆練子寧肺腑善昭上言子寧忠貫今古太宗謂子寧在朕當用之昭帝亦稱方孝孺等爲忠臣旣忠之矣何肺腑外屬尙以奸惡配百年不宥哉乞復其家旣奏朝野壯之

伍驥字惟良新會人早孤事兄驥甚謹驥以事戍遼請代不許哀別行道憐之嘗歸自京師夜泊白沙許忽聞水呼亟起乃一童子詢之曰吾父賴人全家沒入幸而得釋將吾子三人附便舟俄而父病死舟人利吾財驅死于江吾以能浮脫身至此懼不免驥曰毋恐賊必得俄果追及呼曰吾兒夜墮水中救出者予百金卽出金示同□欲利之驥不可曰給我隨以童子詣白沙寨白其狀捕治之果伏罪

岳公遣戍時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者頗尙意氣爲祈哀解人其人怒不肯楊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公曰梏有封印奈何公教之曰可燒整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皆昂起因去釘脫梏剗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覺有異楊說之曰業已然矣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公乃得至戍

盧楷字中夫東陽人天順壬午浙江解元成化七年國子監典簿以侵饌錢抵罪事連前祭酒禮部侍郎邢公讓祭酒陳公鑑司業張公業俱坐除名爲民蓋邢嘗以饌錢葺監舍實未始侵入己張素不預陳始至未察也而三人之素所不悅者乘此以騰謗連內外匈匈有司竟文致之衆知其枉而莫能直也時楷入國子監肄業方歷事中書奮欲救之或曰無益也且取罪奈何楷曰師生猶父子也父旣溺子可懼陷而不號呼以救之乎遂率同監百餘人伏闕上奏明三人之枉有司以案成不肯也一時皆高君之義稱嘆之無已嗟乎居官任事實無所私而被誣罹謗汚以私而錯之此人人之所憫惜者也而况所謂生猶子者乎

然非勇于義者誰敢救之昔在唐世司業陽城被黜太學生何藩率衆請留正統間祭酒李時勉被枷國子生石大用願以身代盧君庶無媿於昔賢矣

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鬻醬爲業人呼爲醬楊天順初迎鑾之役武官胥士爭乘勢納賂以冒官賞至累千數百人或以語某某搖手謝曰我粗人無食肉相財帛非所惜恐反陷禍耳不越歲冒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遭貶竄人始曰趙某不若也某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鐸貧而有守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歸其女俾不失節暨其壽終其子敏贍其女弟以居于今存焉

陳英字□華長樂人故大司馬瑞曾祖也高帝初定天下時籍郡國良家子實戎伍公家當一人踐更戍中都已又移戍和陽未幾戍者被罪請戍寧夏寧夏改朔方地苦寒又密邇羌戎趙充國所稱秦民見行如往棄市蓋其處也至以炎方投之亡論有荷戈控弦非其任而往亦不能其水土一遇風霜慘裂鮮不瘞墮而立償者天順間公從大父浩從

父彥相繼成死寧夏移軍牒至公以次當行公泣而謀諸人曰茲趣吾赴水火也一死耳奈子孫世世難未已何或曰法得以目廢免子其圖之公曰斷吾指可乎曰未也公曰折吾臂可乎曰未也公於是叩心而嘆曰天乎天乎吾復不得爲成人矣因用火鳳草燻其兩目以示軍吏軍吏憐而釋之得不行人言塞上翁其以折解致福然而爲公者亦苦矣久之憤懣成痼至成化己亥年六月卒於家

陳恭愍選轉廣東布政廣民疲困公務爲惠養數辨冤獄市舶中官韋眷縱恣招尅言于巡撫都御史宋旻等不敢致詰選遂上疏劾之眷乃誣摭他事朝命刑部員外李行會同巡撫御史徐同愛勘問二人媚眷且忌選人品取選所黜吏張裝令誣執選裝不從對法司大哭搶頭言陳布政冤乃執裝拷掠竟文致選罪奏入遣官校逮選至京裝南海人性慷慨多大節少時屈首受書久不得意乃棄去署籍藩掾事左布政陳選偶以註誤冒法被黜乃歎曰是吾罪也久之選以抗節觸怒中貴韋眷有旨逮問時勘官李行媚眷以裝必憾選賂之不可乃連逮之拷

掠數百不服遂文致其罪繫縲同選赴京行至南昌選病篤李行不爲醫療幸選死以報眷裝益發憤欲絕顧念選之所以得白者徒以有口在也乃上疏曰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覆冒之中尙罹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孑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憚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祛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韋眷橫行胸臆穢穢清節焚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頤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爲選黜罷實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恥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

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用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卹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上爲感動事遂釋復選爵論者謂張駉小胥也爲法受過旣已賢矣而白陳公之冤雖貫高之義何加焉韋眷刑餘無足比數而李行非衣冠而大豕者乎狐鼠深穴相與比周自昔而然非果斷烏能勝哉

畢德字文德淮南人天順癸未黃學士廷臣謫廣沒妻孥扶柩歸葬陝之蘭陽甲申夏舟阻淮上不能歸巡撫王都憲公度弔而憫之詢可任

後事者淮之父老咸曰非義士文德不可乃以託公卽請館于家買地葬之市屋居其妻孥財物俾不失所成化丙戌民飢粥子女者衆悉以善價收育立合券約歲豐還之鑿義井十餘口以濟汲置義阡三區以便葬造橋四座以利涉設義學清平坊以教貧家子弟施藥餌圓明寺以療人疾疫婚無以娶者錢帛之死無以殮者棺衾之

成化十三年福建福寧衛指揮楊暉故少保榮之曾孫與其父泰戕害人命爲仇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衛百戶王崇往勘未報暉潛至京營解主於錦衣衛百戶韋瑛家瑛給暉盡得其所投營解情由傾取其貲執送西廠太監汪直勾取獄詞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姊夫禮部主事董序令瑛夜入仕偉家搜檢財物拷掠及其妻子屬京城驚怖侍講陳音與仕偉隣居乃登墻呵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瑛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瑛亦爲之稍戢

吉水羅誠慷慨有氣節博極羣書屢舉不第修撰羅倫以言事被謫誠

奮然欲往救之白于巡按御史陳選遂徒步詣闕下上疏且數陳王道
爲條三十二事執政惡其切直以爲倫黨下禮部議罪遂斥歸名動京
師間侍讀彭教贈之詩曰布衣徒步自江南上奏公車直氣酣畎畝夏
時人共羨班行竊祿我方慚不逢且復龜藏六有韜何妨足別三賈誼
有書歸取讀他時捫虱聽高談

王震字威遠邢臺人弘治癸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正德初遷員外郎
尚書韓文爲瑾陷下獄罰贖二千石公率其僚捐二年俸贖韓尚書得
出

張公吉字克修餘干人□□□□進士初授主事□□□□星變上疏
劾左道李孜省妖僧繼曉貶景東通判歷肇慶府同知作愼獨窮理改
過求仁四箴書之座右都御史秦紘爲柳總兵所誣逮赴詔獄吉上疏
代辨秦卒得白人服其見義之勇壬子進表入京庭謁吏部尚書王恕
雅知其名欲處以提學之任不果尋轉梧州府知府歷江西貴州布政
使

華比部雲以仗義聞居鄉日宗伯邵二泉公寶嗣子婁且弱鄉人有謀其居者君爲請于監司祠二泉公於其居謀以不行

陳封君空字季厚長樂人故少司馬省之祖也會伯氏早喪孟華公替而鬱鬱病也公不安寢處者數年內持諸艱外禦羣侮往往出死力至析產則推其腴與仲而自取瘠已又割田三十畝以益仲曰仲勤於家所就多也後孟華公下世且十餘年寧夏軍牒復至公當以戍行會職方氏有疏請用兌戍法念南北遼遠水土不相能而戍者無算其令北人戍南者與南人兌南人戍北者與北人兌各就其鄉踐更焉令下南北稱便公乃得免寧夏戍而代王韓兒爲閩屯軍蓋韓兒故寧夏人也未數年寧夏軍吏弗與公除籍而牒累至公奮然曰此禍本也不拔將長且吾先君之自毀也謂何及吾之身而使子孫世受困非丈夫子也於是按兌戍故事自草疏徒步入京凡再奏不報號泣而歸蓋在弘治丙辰丁巳間也又二年軍吏在門追呼公益急且使人密調于路公不得已泣而與高淑人訣曰陳氏禍福在此行其濟先君之靈也弗濟吾

其爲厲鬼矣因乘夜間行入福州吏廨見其中表林德淵與之謀復赴京時公單衣踉蹌雨雪中憊甚德淵憐而飲食之解所衣錦袍與公禦寒而使人密送之出境公遂得買勇而北北至京則懷資罄矣屬其中表謝仲簡時爲司空郎公往依之仲簡素高公義見公惻然相勞不靳其館穀且間從史其事疏得報可除寧夏戍籍以歸

都御史彭公澤奉命討河南流賊募辯士往招降否卽與約戰開封府學生員蘇某請行藩司給元寶二錠蘇至賊營賊禮宴呼曰大王與之談古今蘇響應無窮賊敬服或云賊卽某處薛御史以罪黜入賊營爲謀主云賊取人心食蘇蘇食之賊不服招而回戰書尾有詩云劍指青山山破裂馬飲長江江水竭精兵指日下南陽干戈盡染生民血蘇歸返金于官曰往時弗却者爲老母計今旣生還不返此金是以貨行非忠王事也彭公嘆賞聞于朝廷命下送國子監讀書以酬其勞

楊柱國春居家見縣南橋圯鄉人病之出俸金數百兩修治蜀藩義其舉助成之又患城守弗完當預爲之會孫愼狀元及第藩某欲建坊表

公固移以繕城大庇閭邑赤子城成流賊果至趨來保聚者數萬人皆免于兵禍

凌封君某字文紹號石林太倉州人故參政某之父也公之父處士公有所善友陳文耀早卒無子其婦時稚幼女以居誓守節不更嫁處士公憐之乃以公贅于陳曰是不使孤女無依以憂節婦而公卓犖有樹立能護陳氏貧卒成節婦之志焉先是時有太宰陸公完臬江右道吳時念文耀弟子也數數存其家召見公器異之曰陳生無子而有子矣問何以不業舉子公不應時涉獵經傳知大義而已暇則爲詩皆眞率存體故州守黃廷宣嚴明吏也公嘗入州治訪所親過其廳事守猝顧見召詰之知爲公也又能詩因試之詩遂大見賞愛雖如平生公始益知名陸太宰以平賊功致位得權諸子弟稍稍自恣賓客闌滿皆脂韋求昵公獨以禮法規之太宰益加敬延公子家塾課其諸孫復使使召公欲官之公固遜謝不欲官也久之太宰坐建濠事下獄免諸賓客懼禍爭先亡匿無敢言陸氏客者公獨往視其家無異平日太宰出語人

曰古稱不悖德長者至如凌氏子近之矣

吳宗湯字允相南海人正德己卯舉人歷官古田知縣里有楊希顏者被盜誣鍛鍊成獄後訴直指下郡覆讞郡守以宗湯長者欲得其一言而決其子奉厚貲請宗湯曰汝本良民誰不知者安用阿堵爲竟爲白其誣而不受餽人皆義之希顏感其德宗湯沒後諱日必祭寒食酬墓終其身焉

趙善繼字近之號白石上元人爲里塾師時京邑坊廂役弊滋重家日以素而其叔父有坐役死者君痛其家之苦役也痛鄉邦之皆苦役而無所控訴也時時攘袂扼腕思以拯之而無由嘉靖壬戌巡撫方雙江公代巡黃公並以坊民陳告疾苦下郡邑稍蠲其得已者君矍然謂同輩曰父老陳告今稍稍得請吾子弟爲代謝於京兆因述其所未盡者不亦可乎於是率數輩偕往時沃州呂公建之且曰公議出於學校彼父老粗鄙不足竦人聽卽代之言諸司可也先是父老陳疾苦往往爲上人所厭而諸生拘文法不得與公事亦鮮有惻惻任恤者至是君得

命遂就同輩謀刊其所陳於梓率二邑坊甲中子弟之在郡庠者徧告諸司坊廂自正統來京兆扈公定請徵銀寄櫃上丁之家每季不過四五金迨嘉靖初增置印勅諸司其供應皆取諸坊甲而嘉靖中年尤競競酒讌每一讌會輒費二十許金此其爲害之甚者而其他飛坐之差若刑部大理之審錄點齋供應也操巡江鳳揚京倉屯田巡城之新增應付也戶刑二部及大理寺之行取書手上食也諸衙門之脚力口糧也五城大勝關江東巡檢等司之占鈔夫也皆事關尊大平日京兆令丞所不能拒者而其大者若太常之進鮮也九庫之占夫役也光祿之辦柴薪也則又事涉上供雖天吏莫之敢專者而光祿柴薪之害尤甚往往傾產以辦有死者大都上官樂辦而不覩其艱吏胥恣侵漁而靡懲其隱而坊民之貪黠者又自蠶食其中因緣罔利役費之所以四十倍於往者凡坐此也君率諸同輩日夜徬徨櫛風冒雨奔走號籲中間若上官之徂故轍而厭更張下司之甘承奉而忌觸忤吏胥貪黠之惡害己而騰詆誣甚非齒頰之能折者而君義氣奮發誠意感動則又有

今日陳說而明日遂見錮除者由是聽納者漸多而抑沮者漸寡尊者先見施行而卑者從之上所陳諸濫役日以漸洗會諫議麓池郭公考績北上遂具奏請獲行諸衙門各各釐正而所謂庫夫大柴諸重役一切報罷而君之拮据誠口瘡而足痛矣往君悉力坊甲同輩左右者實繁其人然首事者往往畏法不前其言諸鄉先生附名以示公舉雖共爲許諾而中間猶有以當路私交不直附者則其他可知蓋倡首之難如此

蘇宣字廷詔南樂人以校尉供東廠辦事役能以左手書左字右手書右字筆迹奇特時楊公爵以直諫下獄東廠使人更迭覘伺日具楊言動及囚繫狀積五日一上奏四月初一日宣來時楊晝夜枷鎖右脛前爲枷木轉磕成瘡宣自以手起枷上木以重瓦仰合脛處使相去寸許瘡自此愈後宣數來時緒山錢公繫獄恐宣以厚楊遺譖數語楊當令防慮楊以告宣宣曰使公而富於財則誠如所慮今公一貧如洗食且不給雖有譖者必不能行乙巳年春果有譖宣者謂私與楊交通下宣

獄答五十奪其辦事役楊聞之卽獄中書片帖使問宣宣答書云勿以我爲慮當開廣心胸是年秋楊蒙恩歸田里送楊至通州同宿客舍中次日各以詩相贈而別

余聞河套者黃河之套也在賀蘭山之北成化弘治之間河水合而後胡馬南度至春則去正德以來虜居套內春秋住牧矣于是士大夫喜談邊務者皆曰國家財力敝于防邊由虜居套內故耳不若逐之塞外我得以養兵蓄財俟隙而動此莫大之功也石堂曾公鉞爲御史時巡按遼東適叛卒縛撫臣呂經而作亂君用計平之朝廷論功擢公爲大理寺丞復以才望用君總督三邊戎務假之事權君遂感激思奮有鞭撻吉囊組繫俺答之志乃建議復套上業優詔褒答許之行矣已乃中變逮君而置之理君臨刑作詩曰袁公本爲百年計晁錯翻罹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亦可悲矣時則有王環者滄州人本回回種也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君聞其勇致之幕下俾士從學射君被逮時泣謂其下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願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爲溝中瘠乎環聞之

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耳乃以小車載君夫人與其二子從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間關數千里不懈卒歸夫人與其二子于維揚酬之金帛不顧而去

王芳字尚義一字德遠號南園太倉州人晚喜閱瞿墨書故殺之物不食卽遇一蠹亦存悲憫每每施棺掩骼人以佛子呼之聞從父中丞思質公被逮裹粮奔赴號失聲有長洲簿告急倒囊出百金畀之請益復以鄉人周氏所托金十錠貸焉簿尋禠職亡去遂委居第償周氏金而草舍鸛鵲橋晏如也嘗訪舊小直沽適慈溪費生廷槐病滯旅舍與語嘆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邪移至寓所共寢處時其饑飽嘆而將護之唯謹明年春感異夢攜生同舟南旋復夢墮橋下拯之不得謂其弗祥也晨興輒焚香誦經爲之禳病病良已已而又病便溺狼藉市資缶躬爲滌除旁睨者不堪無厭倦意生數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吾何以報先生諸所需果餌藥物無一不備至潤州舁易輕舸欲就姑蘇名醫調理次呂城生病革索筆作家書恨不及終養二親涕咽謂南園曰生平

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匭說脫口而逝時嘉靖癸亥三月二十有三日也雙眸爛然南園曰古今旦莫孰爲彭殤仲津達人而怛化邪摩其眶者久之猶不瞑乃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慰曰四海一家誼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爛况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毋戚戚爾生喉間嗒然有聲日漸瞑匿尸三日舟人不知也抵虎丘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半塘僧舍計其外舅華晴峯轉告乃父汝登踰月而至舉其匭弗前遲明南園絮酒米哭送乃舉環寺門而觀者嘖嘖嘆曰不意今人中得見古人有蘇蘇隕涕者

鄭舜臣字□□號□□□□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柳州知府爲諸生日有陳一方者欠董宿逋將鬻其妻公聞請其父爲代償焉夫妻完聚如初癸卯下第其父以鄉人馬倉宰券貸之負命公之延平至夜聞闔門號泣聲公起問之馬云僚友李慶襄陽人也府委署驛爲經過顯官有求弗給譖之按臺檄府訊治逮繫於獄妻孥度不免故號徹君所時郡丞右峯張公公之至戚方攝郡公憫而白其狀竟釋之并釋其吏李

率妻孥環拜勉戒儀物以謝公分毫不受并馬之貨置之而還及計偕嘗往訪興化尹旋峯韓公旋峯慈谿人與公爲同年友晉爲諸士師館中見白髮二老匍匐叩首哀苦萬狀詢之云伊子挾假檄拘人被首罪當死公思二老止生一子子死則二老亦難存矣白諸韓得生一日伊親羅姓者款留酒半酣出一美婦年可二十許縞素下拜公答之羅云友妻也伊夫受活命恩願以身謝公喟然起曰救其夫而淫其妻何以爲人乎遂不終席而罷

陸炳字□□安陸人父松以校卒給事興邸以從龍恩授錦衣衛指揮炳中嘉靖己丑武舉襲父職嘗掌錦衣衛事時建安李家宰默炳武舉出其門下始自浙江左轄炳引入爲南太常卿掌祭酒事尋陞禮部侍郎改吏部晉尙書后坐趙文華誣構死詔獄時上意猶叵測朝士毋敢出弔者炳親爲經紀含殮事以千金贖卹之還其喪於家

陸大參鰲嘗爲荊州府推官時有李都御史謫戍邊路出荊州時禁方嚴公與無一面就逆旅慰籍備至遺之俸二十金以行

沈啓原字道初華亭人嘉靖己未進士歷官陝西副使爲舉人日嘉靖
癸丑倭亂暴起以軍興加賦閭里騷然督撫公破禽徐海等于平湖奏
提還郡城文武將吏暨召募土著之兵皆在鎮廩行糧日費二百金不
貲縣令念閭里空乏盡括羨餘以佐之不五日告竭先生偶以他事謁
令與語令忽忽仰屋深念先生曰公何念之深也令曰非他時文武大
臣及募調諸兵在念有能具五日費則某之責可逭矣先生立曰原當
任之令躍起拜先生亦拜卽夜歸率幹僕數人持千金畀之聞者以爲
難初徐海未禽連歲剽掠嘉湖蘇松間先生情膂力販徒散以飛舸日
團聚長湖大溪中躬指授進退之法重償其直而諸販徒亦自感一日
倭果操兩巨艦由平望入鄉而南近家不一里遇飛舸從傍大擊之因
施遁北遁至晚先生大槁之顧鄉之親友曰吾以此舟得免一鄉害較
所費孰多此舉也始以團聚而脫倭奴之禍又以脫禍而收販徒之心
知者自是服先生才可以大受也

馮公汝弼嘗以行人使歸時華亭馮侍御思以言事逮繫上怒叵測公

攜其家入都或爲公危之公毅然曰彼爲忠臣吾何憚爲忠臣黨乎比侍御夫人上書頌冤世廟憐之得末減公力居多焉

陶文僖在翰林同年吳給事時來論嵩得罪有詔索黨與甚急時公實與謀乃故遣視省吳公藥食護其家或勸之少避公笑曰不聞程學士對楊編修語乎好事吾分任何傷

王公世貞爲曹郎時分宜相當國雅重公才名數令具酒食徵逐微諭相指欲陰收公門下公意不善也而相所讎郎中楊繼盛下獄公爲納橐饘楊夫人訟冤公爲手定疏章楊臨命東市公又爲收其屍治殮具與諸同舍郎以詩哭之分宜遂大銜公銓司兩推公爲督學副使皆格之補青州兵備使

彭大司寇黯嘗爲太常時疏修省獨指斥貴戚僭越請加檢制太僕楊公以直言廷杖公逆知禍在叵測冀有以生之密爲具食而校卒偵邏者接於肘腋咸竊指目迄不爲動楊雖不救聞者壯之

東明穆公文熙嘗棄官而存其友石公拱辰於接筌血肉中義而請納

贊焉又七年而拱辰爲廷尉丞則文熙用吏部郎出奇策以間捍幸臣不勝外遷去矣拱辰每語及輒垂涕曰吾何以報穆生吾拜杖而創以前活我者穆生也吾創以後道活我者生之父太公也始穆生之藥我醪肉我蓋盡捐其賣宅之金而屈指舟車費且不給已而太公至撫拱辰曰男子哉不愛死以存志又謂文熙吾兒哉不愛帑以存友因悉出其餘餼治拱辰裝太公諱陳實字某東明人

宗臣字子相興化人嘉靖庚戌進士以考功主事告歸已爲當道者強起補任北上縣佐有贖之百金卻不受曰值我鄉中民倍贖我矣除稽勳員外郎會楊主事繼盛論劾閣臣嚴嵩以冤坐法死臣率諸同舍郎郊外爲文哭之嵩不悅丁未春外補福建參議

顧封公瑤字公玉一字士輝號蘊庵南通州人故右副都御史養謙之父也工古文辭善書仗節好義年十六爲博士弟子尋入太學公旣饒于貲又以才氣屈其諸父昆弟而惟伉直面折不容人于是叔季兩父及從弟某相約結起大獄忌者爲敵點者爲構所以持屹公百方公繫

獄待對賊吏持公益急家人倉皇詣闕言狀下所司推鞠兩家之獄幸解而公竟坐小法廢矣公既負奇弗試而內自傷常感慨歎歎爲詩以見志又以多難更費數斥其產或乘危抑取之或以償債產且盡債家猶集其門里胥復中以徭役公乃仰天嘆曰嗟乎疇謂乃公勇者困至此乎是在孺子矣意深有望于其子益卿云公雖好任俠然其內行甚備事父母至孝歲時烝嘗悲痛若始喪者祀伯父海涯公終其身不衰其好施率類祖父然不爲劑量徵索勾貨無不應者卽給取之亦不校與鄉人陳侍郎聞楊繼盛之變相扼腕流涕爲位哭之居南雍時同舍生客死公爲具棺斂歸其喪客有攜蒼頭渡江遇盜榜掠幾死者公憐而衣食之卒以全活姑蘇徐某者遊白下爲子錢家所困公贖以歸延之塾數載贈予皆過其望郡守王公某卒官廉而無子殯蕭寺中公出貲遣人扶櫬歸其鄉里上官聞之爲給扁曰旌義其樹德好義如此嘗以睚眦久而忘之叔季兩父先公沒公赴其喪不以宿怨故失猶子禮卽生平甚憾若從弟某嘗爲所構者以益卿勸慰良解死而哭之痛人

以是益稱公長者

何公道字一貫號南溪山陰人老于布衣與諸文懿陶文僖諸大老相友善中文定公嘗延之爲塾師今太僕卿懋嘉兄弟皆公弟子也性好善樂施孜孜不倦嘗出都城見鄉人有露髻者惻然傷之乃諷諸鄉紳爲義舉司馬環洲吳公時爲署郎捐貲首倡赴者如響凡得錢若干繕爲營義家瘞枯骨仍構屋若干楹使停歸櫬其餓直以賑鄉人之貧乏者

徐某號東山貴溪人高州知府給事中貞明之父也與少師夏公言同里自舉鄉薦以至謁選未嘗輕造其門及夏公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公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唯謹夏公從檻車中問而得之爲感泣故御史楊公爵工部郎劉公魁給事周公怡沈公束先後以直諫下緹騎神公捐月俸囊饘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坐與中人競遠戍公範白金爲叵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

丁公以忠字崇義新建人以進士歷官南京兵部侍郎嘗知河間府時

冢宰熊恭肅公決以直諫忤上旨請爲編民緹騎長校手銀鐐就道所過不敢問公獨郊候如禮騎長不悅語侵公公前謂曰熊公大臣所坐非三尺偶失上意一日上意解賜還若反掌且公老矣卒不幸而顛隕道路使上有殺大臣名而足下揆天下耳目如何騎長悟曰然惟君所爲公乃盡去其銀鐐具輿慢騎從而後發

莫公如忠字子良華亭人爲祠祭郎時貴谿相公中讒死東市門下客多削籍引去公獨竭力經紀其喪又操文哭之怨家有醜隨其孤者公與其壻吳陰決策保護之卒免於難

宣應楫字仲濟嘉定人以文名諸生間然人尤重其行誼稱爲長者爲人外溫內剛遇所不可貴勢不能奪所善龔可學爲家奴所賊殺卽倡同好訴之令賊久未得應楫踪跡盡得其黨令疑不可盡誅因前曰今奴殺主安得罪有首從遂悉正法龔沒而乏祀歲中以時哭奠如其家人及期復爲文以告之乃已

史兆嘉定人外甥龔可學死於盜遺孤錫爵穉有利其貲者將甘心焉

時方客金壇卽遣人密取兒而襲之僕李崧乳媪夫也因與潛攜以逃從間道走雪中五日夜乃達泣而撫兒屬崧與同臥起撫而教之凡十五年以迄於成立錫爵嘗稱沈翁如程嬰而崧不愧於李善云

張公某字仲□太倉人以進士歷官浙江按察副使別號起潛公性類寬緩而勇義若不及向爲吉安府知府吉丞張大猷卒其婦妬晚而妾舉一子甫三歲妾死子遂流落民家公伺知之爲致賸保以歸張長寧令沈盡室死沈之臺受計亦死僅所從一孫在公悉爲治棺而歸之且以孤孫托有司使護持焉杭有天台令死於官不能歸其家流寓杭一女孫甫髻而落僧手爲伎家女公聞泣然流涕贖以歸之俾擇良而嫁其家居也同年祀令襲起鳳以廉死不成殮公倡王公世懋與王公錫爵哀金爲殮具塋之買墓田以共歲祀公外家墓出入道一豪所豪所故耕而絕之公初第時以厚價請贖豪不許且語侵公未幾其人死家廢公乃信價以援其妻而後許偶以事抵州其妻方以貴逋賦累累望公愧避匿公知之而曰幸遇我何自避匿問逋幾何悉爲償而釋之人

謂公貧歲入不足供粢盛其爲義視官中當益難也

姚岳祥字子定化州人登萬曆丁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時張居正柄政聞制不守鄒元標抗疏摘其罪下獄居正命吏守獄門凡來詢元標者書名以報卽親屬重足不至岳祥獨昂然直入吏書其名神色自若旣而嘆曰奸邪當國尙可行吾志耶遂養病歸

新鄭高公當國欲修徐文貞公之怨其下遂有承望風旨者徐氏之族幾碎時文貞之客曰呂需者號水山唐樓人老而負俠骨嘗僞爲徐使者持文貞書面謁新鄭新鄭與之酒食不敢以勺粒下口至哀泣號訴達於新鄭之內夫人及乳媼以下無不感動垂涕者皆爲文貞潛解而新鄭之意亦且倦矣或曰得呂需力也

王朝佐清源民也負販爲生萬曆己亥馬堂居清源權商橫甚諸亡命無賴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銀鐏通衢曉良家子富有力者籍其業之半傭夫里婦負斗粟尺布往貿易者撻而奪之少誰何輒以違禁論髡爲城旦沒入田產有能告者以什之三界之於是中家以上大率破遠近

蕭然罷市矣朝佐傭者也計不得傭且死不勝忿凌晨仗馬箠過堂門請見州民懽呼荷檐隨以萬數堂懼不敢出則令持戟士乘墉發彊弩傷數人衆益沸第瞪目相視莫肯先爲難者朝佐攘臂大呼破戶而入縱火焚其署堂得心腹王煬者時爲守傭負而趨以免斃其黨三十七人檢視之皆郡國諸傭臂上黥墨猶新也時當事者懼失堂驩隱其情以兩相格鬪聞上心怒王煬以救不早逮繫詔獄下朝佐御史治時議欲盡錄諸脇從者朝佐曰死吾分耳吾實爲戎首奈何誅及他姓且蚩蚩之民不足污穢斧時郡刺史李居士登爭之尤力至欲併佐曲赦之當事格於成命不敢也獄具棄市臨刑蠲強如故挺頸待刀時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天地晝晦觀者數千人無不歎息泣下佐無子有母及妻郡夫人厚卹之清源諸大賈心德佐歲時餽遺不絕其後中使雖縱恣自如然毒餒稍稍戢矣故州民益思佐不置至有立祠祀之者

王穉登字百穀別號玉遮山人嘗爲太學生棄去父遺貲頗厚政在伯兄君絕不言析箸五十年怡怡如一日哀文榮公均門客進散君獨赴

卷之十八

仗義

二十

具喪同官有修卻者靳予文榮卹君折以大義卒獲如令歲時造其廬起居哀夫人終其身不替其始終殉義如此

楊五保康縣人兄弟五人初未創邑時俱居石坂河事射獵爲業五幼英敏時出聞于人劉千斤之未叛也嘗欲納交五拒之旣而劉石二寇哨聚肆逆欲出掠遠安等縣懼五名不敢經其所乃以財貨數千馳就五假道五斥不納具強弓毒矢待之賊卒不敢犯後率衆從王師爲鄉導二寇平論功當授錦衣衛千戶五辭又欲授以左千戶職令守鎮本土五復辭止受銀牌之賞仍躬耕其所若五者亦可謂奇偉不常者矣金陵之俗以逆旅爲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晚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費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尙屬日暝卽與棄之而奪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爲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尙義名于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

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寢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煮糜煉藥旦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旣而疾滋甚不能起搜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顏色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請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來饋疑弗受反贐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誠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盡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

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善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

仲芳旣已杖朝堂則從回期門鴟夷裹來血泔泔下也夷士目攝亡得問誰何諸稍熟仲芳者揜鼻自引匿去而故下獄尙書當仲芳迷罔不道死尙書坐輕贖矣曹卽坐亡奉行謫矣獄吏一二緣大臣指謾罵曰嘻而不治職方氏卽爲迺公治鬼室仲芳所止獄舍卑甚又久雨蛙蠅分枕席而臥久之應生乃當視獄從血肉中辨仲芳別築室醫藥勞問相踵始仲芳以杖瘡甚左脚短三寸印印距虛然病大汗小愈已得改室燥遂愈王侍郎者吉人不欲言其名與大臣有連微聞之悲謂何用我爲日累之罾元宰若罾敵奈何卽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地上而更相席哉風尙書求其主尙書心知爲應生也難之或謂生且遜謝亡有生喟然曰夫天也豈其以余非人者益旦夕候仲芳自如移年期滿當請報生走尙書所絮語公力爭之不得也毋令天下有以罾廷尉蔽法日數反尙書熟計主上自管三尺一旦爭不勝而且謂我速死者謝應生第待之生退欲自具草赦亦竟念其事乃已語余天其殆者私仲芳

不爾左脚亡遂短而大臣畏搖衆說云吾不敢以身益主上過毋恐然飛語上矣報論死仲芳且死囑家人藏余血三歲而碧者卽地下必有以報應生也

路瓚潞之屯留人不詳其字生而魁梧悍堅有膂力智略輻輳居衆中議論捷出如矢激刃解紛亂立斷聞其言卽至暴抗無不洒然屈服者里中固嚴重之成化末大盜王弘起燕趙轉掠澤潞間勢張甚至屯留益殺吏民屯留人震恐瓚奮曰嗟夫賊乃遽起烏合操縵赳矜闕千里而莫之誰何彼謂秦無人哉卽詣令授甲願得當一隊必破賊謝百姓令壯而許之乃募邑中敢死士得數百人諷以大義人人爭踊躍瓚爲設方略攜賊腹心使爲內應因率兵尾賊至余吾賊方食從後急擊大破之獲其渠率餘黨悉平令上功部使者厚賜金帛謝不受乃署爲陰陽訓術正德中巨璫何慶者故恃瑾驕恣大爲奸利嘗過屯留瓚受令指逆詣境從容進曰側聞公義甚高屯留今擁帚徹席日夜供具以勞下執事惟公之所命之雖然屯留小邑也未嘗見天子貴人悉索獻

賦不足藁食願左右無驚邑中令得以其私齎擊牛醢酒爲公壽使下吏布其腹心慶欣然爲斂戢邑中賴之前縣令張鵬坐事赤貧不能自還公爲信邑人共治藁中裝直數百金令德公入骨髓戒子孫無忘路某活我至其孫選言舉進士常舉以語人里有儒生貧不能婚公捐數十金助之爲娶婦其赴義慷慨皆此類以子某仕爲某官且公孫王道舉進士歷光祿卿詔贈公官如其孫申時行曰魯連有云所貴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若屯留路公其人耶天下無事謀智勇辯之士無所施其材卒然有急連城跨邑之吏坐巽輦不事事擯棄僇辱者何可勝數也乃如路公身不挂銅墨位不當民社起委巷布衣中設策奮力存孤城殲劇寇成功不居可不謂奇焉及其厚施薄望不輕爲然諾身所嘗施惟恐見之古稱俠士之義今茲蔑矣假令公藉尺寸去奧濶而升本朝其建豎可勝道哉然公身不試用而其效託之乎後人夫天道猶酌也挹彼注茲豈不信乎

托孤

前言

往行

練達新淦人建文間由福建浦城教諭遷知嘉定縣會文皇帝卽位其從父御史大夫子寧族誅達聞之度旦夕當就逮與妻訣曰吾其死矣妻泣言君死我卽從之顧妾黃氏方妊指曰當奈此何先是有部民郭元宗者以族人誣引爲盜坐繫達至廉得其冤狀白出之至是詣達請問欲與俱亡達謝曰死耳行將安之已乃謂曰君有心者請以情歸君可乎元宗曰甚善元宗獨未得死所耳惟公命之因言吾義不容免但練氏宗祊可念吾妾行當就館願以屬君生女邪爲嫁其母幸而生男君可子之以延練氏烝嘗君之惠也元宗再拜泣達乃出橐中裝百金資遣之達及妻赴海死郭乃迎黃氏至家處之別室給衣食比黃免身男也元宗喜甚旣長不敢溷以己姓念其父昔爲邑侯而嘉定號練川乃托侯姓名居練蓋示不忘也久之黨禁漸弛仁皇帝卽位詔革除諸臣家屬有存者釋之黃深創已事屬居練勿自明以是浮沉閭里間無

知者今其家藏有宗譜黃守節至九十三卒

曾瑁字德玉萬州人幼孤篤學年十三爲郡庠生家有遺券焚之景泰丙子舉於鄉倉大使羅紀坐累妻適亡託以二女瑁穴門予食比事白酬之一無所受

沈祥卿者嘉定人其女嫁同邑龔某則尙書之孫也夫婦皆蚤世生子敏卿時尙書公之業已衰矣諸豪奴孱視敏卿乾沒其資無算及敏卿爲諸生乃憤其家不振拮据治生諸豪奴心已不便思有以中之會婦病卒而敏卿之子方在乳卽廉憲公錫爵也敏卿益按謝籍苛求諸豪奴計窮同敏卿夜宿田舍計殺敏卿且索孤兒僕有李松者獨心憐之顧力不能抗欲抱匿他所念遠近無可托乃走數十里挈而之祥卿祥卿權撫之是時敏卿摯友殷無美輩痛龔氏之禍力白所司追捕不可得則使遊徼者以計悉掩殺之龔氏孤已失月餘矣後稍知之祥卿乃爲謝諸君曰諸君幸爲龔氏復仇然業已散盡兒幼未可歸于是錫爵偕其僕松竟育祥卿所漸長則延師教之已又爲聘于名族比弱冠學

有成矣祥卿曰是不可令龔氏久廢烝嘗乃遣之歸亡何祥卿卒又若干年錫爵舉進士僕松者尙無恙祥卿僅一幼子今亦養龔君所

劉週字繼卿萬安人淳篤慈惠事母以孝而尤能分財施予人賑殍掩鬻設漿治橋梁道路不遺餘力友人陳雪筠之子弗順而避于野一日忽心動就父所邀週泣曰吾已不容於天地間理固宜死奈吾父何公仁人也敢以死托週諾之明日其子果死爲治其喪數年雪筠死亦如之有李具顯者病且死子幼盡籍其田廬屬之週曰週與君平生未接杯酒殷勤之懽地且遠君奈何以妻子託耶顯泣曰小人知君君不憐小人何耶週諾之爲經紀其家顯子旣長歸所籍田廬視初不減分毫人有貸金不能償卽焚其券其急於爲義此類甚衆

江山縣人徐伯淮其舅永豐楊湖且死裂絹作血書屬以二子及死湖弟楊獅楊琴逐其孤而毆死其妾產盡有之狡橫甚莫敢誰何淮憤自棄家攜二孤寓江西逢上官輒泣訴情竟得伸琴獅各抵罪業盡復淮名動江西諸上官嘉之皆旌其門後老且貧恬淡自守一不利孤所有

嘉靖□□龔君汝修二十餘矣而成進士諸成進士者見無不沾沾自喜也而龔君獨有憂色王子數目之一日請問曰微吾子之目不肖固有請也已出一編示余曰此所以志也蓋汝修之父曰可學者爲諸生負雋才有聲而自其曾大王父曰司空公司空公故貴然其爲人溫然長者有子曰深源公亦長者至王父南山公益務爲長者其爲長者日益甚而家日益旁落南山公計無所之則舉以畀可學曰庶幾其不斬我司空公之緒毋以資人吻也可學旣自負才又自以當南山公指則日夜勒束臧獲治生窮叛臧所請縛之歸曰胡以負乃公不則有地下耳田竄入它主復窮之歸故畎曰非而所得有也雖可學者陽爲納好可學數拒於人以爲才子弟郎可學亦信之而婦劉以過勞得疾沒矣會南山公病蠱卒可學方治冢塋滋樹材木曰奈何夷我司空之墓宮以與豎子等而狐兔之乃夜有暴客毀丙舍入羣殿可學死投之火立燼而可學有幹謀者邑居聞之顧汝修方五歲謀曰是雖也必絕吾種卽負汝修一晝夜走百二十里而投其外家張氏張氏固好義不輕爲

然諾者也爲藏汝修謹事之而可學之友殷都輩聞于官跡暴客所悉捕殺之蓋二十餘年汝修之業成而始復爲龔嗟嗟千金之子不死盜賊此言信耶則可學奚述焉然偉元之孝焉而以盜死生筠之文焉而以盜死此其意寧以死題也彼夫突如其來而焚如死如棄如者亦遇耳獨念自司空而下世爲長者而乃死可學以報何也夫以三世爲長者而以可學死可學死而汝修竟成進士爲聞人天固久而定也汝修必欲得予言而不朽可學夫子言亦烏足以不朽可學汝修務自勉之而已矣

附方氏遺裔記略先生既遇難詔抄其寧海家屬適金陵魏尙書澤謫爲寧海尉爲匿其幼子德宗時方九歲極力覆護有台人秀才余學夔者寓於京心知之遂潛回變形佯狂乞食於市一日迂尉於城隅作狂歌有願効程嬰語尉默會之叱曰扶顛子出城去兩日後復遇在市歌如前尉乃密致先文稿及德宗盡屬之亟逃赴海匿島中彌月乃循海濱歷華亭青村諸鎮隨一僮善治繒網德宗遂學結網易米爲日給已

而余攜之潛入郡城訪進士俞允先生門人也家居不仕凡三叩乃得見大驚喜收育之有任勉者以睢州知州歸自言爲先生門人來一見復以金饒余疑不受意不安欲他徙任出示試錄一本果與允皆先生主考所取士乃相信余以釋子既生乃赴海外不知所終後十四年允以養女贅爲館甥初冒俞姓已而俞氏相嫌復改從學夔之姓爲余還華亭白沙里訓蒙里塾生三子曰友直友諒友竹其後皆繁衍萬曆己酉督學侍御楊公廷筠銳意表章屬松江守張公九德司理毛公一鷺創求忠書院祀先生與撫臺徐公民式各捐俸成之并其忠友魏澤徐善安俞允任勉余學夔附焉裔孫郡縣諸生爲余繼儒忠冑忠裔忠祚者皆令復方姓一時快之先生之顯然有後矣蓋建祠諸議采之周紹節而董役則俞汝楫云始末具董其昌陳繼儒碑記中又以其裔分置三地奉祀於松屬顯節友直後也金陵聚寶山祠墓檄道行往友諒後也寧海故里檄忠枝奕往浙之監司及台守洪都力爲主持以奕補縣諸生枝世守祠所以爲安插土著之資頗周悉則友竹後也皆先生嫡

糸云

交際

前言

天遊集曰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局脊不自安又何異於妾婦之道耶夫壽夭窮通於我也謏謏然以諛之恐恐然以附之矣亦不能外於天而壽夭窮通於我也謏謏然以諛之恐恐然以附之亦可愧也已

劉公基曰人有不交而求者必其有所謀也有不納而至者必其有所爲也故惟禮可以沮暴惟誠可以破詐易曰有不速之三人來敬之終吉君子之所以不自失豫定而不躁也

王公禕曰蠅之爲物毛善刺人能跳入虎耳虎或噬之蠅頑不能死則穴虎腹以出而其性惡鵲見鵲便自仰腹受喙鳥賊之爲物無有皮介暴於水上狀若已死人取之甚易而其性嗜鳥鳥有下喙則卷而食之

嗚呼蠅與鳥賊其形相似也其好惡不相侔也蠅穽然可畏鳥賊塊然而可狎穽然可畏者宜能害鵠而反受害於鵠塊然可狎者宜不可害鳥卒致害於鳥此其理誠不可解者然則人固有穽然而惡人者其可畏塊然而好人者其可狎耶

解公縉嘗自誦曰處其心常在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咸以爲名言

方孝孺答友人書曰書復謂自歸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未爲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日士大夫喜自高大睨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於孔子者也僕甚閔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爲狂愚之歸故與人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爲無知者亦與爲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爲人所斥矣勝己者寧肯容

我耶

崔公錢曰欲人德我則怨至矣欲人譽我則毀至矣又曰接凡人聞俗論應乎默乎擇其可應者推義而正言之可也

劉仕義曰以君子之道望己不當以君子之道望人以小人之心待人不當以小人之心待己以君子之道望人則多怨以君子之道望己則寡尤以小人之心待己則多尤以小人之心待人則寡怨然則君子之道以之望人可乎以之望己可乎小人之心以之待己可乎以之待人可乎

薛文清公曰名節於人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章文懿嘗語董遵曰魏文靖公居家年雖高矣客至必就舟次回望不之公府有所饋遺必報禮不肯虛受人惠

又嘗曰吾平生一切玩好皆無所好惟好讀書而已昔在閩吳文定公子孫有送一部寫本致堂管見來予因問其家再有副本否彼曰止有此本遂發還俟我有力當刊之不敢私取爲一己所有也

陸公平泉曰禮施於父之執友則納拜然必施與受者相安則可昔呂申公二子謁歐陽公于穎上入見公納拜出則二子相嘆以爲前輩不可及然必拜者爲呂希哲受者爲歐陽公則彼此相安不然則拜者爲佞貴受者爲挾長如馬援受梁松之拜則又以取禍矣故曰禮順人情湯公沐曰凡交際若尊長賜之決在所受勿拘俗有所謂例不敢受而有所卻也若受之不安姑俟他日易物以答之若卻之甚爲不恭李公夢陽曰接之以文雖惡必答孔子之于陽貨是也隆之以貌雖仇必酬關羽之于曹操是也吁斯可與信道哉

霍公韜戒子姪書曰前後累書已詳盡矣不須多贅只近閱天下官司送到賢否冊來逐一檢閱見臧官害民脚色皆註曾送金若干與吏部某官或送段帛或送酒器或送金玉帶到京與權要官此樣考語到部則此官必退了而京官遂受汚玷幸我家無人賂送者各官考語亦無送禮物及本家者此可喜也今後各處官司交際決要謹慎勿輕受渠禮物爲我累也又臧官凡送禮物于權要之家若肯納之彼則得計曰

吾有權要人在上能扶持我遂肆貪無忌行檢敗露則求權要人爲之
揅援如揅之是保賊縱奸也斯民何辜賊官無忌皆權要人受渠些小
餽遺致之也是故賊官滿天下皆京官教之也縱之也爲之作窩主也
近日汪公張公絕不受外官禮物家中亦極嚴故賊官少震懼不知我
家中兄弟體此意否有人餽禮物否曾受納否

孫存與霍渭涯宗伯書曰頃以門下辭受之嚴僅市葵之朋酒以獻而
適得敗者遂使夫子有感於以名取人之難焉嗟乎某獨不類是也若
以言獻安知非葵之敗酒乎然是酒之初市於蘭也價甚廉其不市僞
明矣而顧若此則中途所與同處者薰蒸之氣敗之也嗟乎十修于家
而獻於天子之庭其所與同處者可不慎乎是酒也必一敗一不敗今
偶酌其敗者遂併其不敗者棄之母乃未知酒之情乎果然則天下當
棄物而瑜皆以瑕掩矣縱使二酒俱敗而蘭產之正味則不敗也他日
更取其味之正者不敗以氣之惡者而酌之則可以薦神酢賓客而奚
遽以一敗遂壞不使前乎使當其方敗而改作之否則別用之或以爲

酸醢或以滌藥物或以濟道渴未甘委之溝壑也

潘墳曰墳爲諸生時將郡博吳先生命往見鄉先憲副行素韋公先見其二子通刺公出面西南墳拜致郡博之意公唯唯覆數語而入命其子延坐毀以茶墳它日爲給事中歸謁行太僕賈初顧公公時年七十有六聞墳至衣冠扶杖出墳再拜問起居公引之上坐三讓墳避避至再曰老先生有三可尊何不虛此坐以勸後進使知長少之序公瞿然以杖戳地曰老夫今日乃得聞此語坐吾不敢復讓翼日之清江浦見河陰令雙槐張公乃先謁倉曹同年戴君倉曹曰子往見雙槐先生乎幸爲先容墳晨往值公盥櫛待於次而倉曹至公乃出衣冠甚古與倉曹修禮既轉而南向墳拜公立受扶而起墳則再拜公噴噴有數勉語倉曹退墳復侍坐頃之奚奴拂几案出般簋各二器酒三行飯二盂禮甚簡及墳避喧湖西公時八十七壽不遠三十里駕小舟過訪言笑竟日飯則飲薄暮始歸暇日數貽以詩自署雙槐老素其風味態近世所未有也夫三公皆鄉先生杜門肥遯同一高致行素未嘗與人輕接賈

初雙槐尤索居離羣意更滿散見行素則少長截然凜若師傅見貫初遲十五年已煩避增感慨其時可知矣見雙槐則超出流俗偃然以前輩自居以子弟蓄後進夫三公之行不同同一持風範勵風節若行素之嚴而正貫初之通而介雙槐之簡易而直皆可敬而仰者也

何孟春曰晉杜預鎮襄陽數餉洛中權貴所親或諫之預曰吾非以求益也欲免禍耳後唐郭崇韜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及將犯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夫取與有道二子之志如此終非正也矣

徐宗伯學謨曰第五倫嘗云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嗚呼物情貴遺豈特今之世哉夫貨遺于人雖或有受不受然德之者什九怒之者什一蓋貪夫欲之以遂厚利之謀廉士因之以賈辭讓之譽此皆物情所必至者假令第五

倫不見千里馬之遺尙能記憶其人乎此孤憤縮慙之士所以常不遇也念庵先生曰人之恭敬乎我者非於我有加也以勢位權力之在我也以勢位權力在我居人之恭敬而不疑不近於可耻矣乎人之忽慢乎我者非於我有損也以勢位權力之不在我也以勢位權力之不在我惡人之忽慢而不解者不近於可笑矣乎惟夫敬者自敬吾不媚其敬也慢者自慢吾不受其慢也是爲不爲萬物役是謂至樂

申文定公答雲南巡撫書曰鎮爵體尊相沿已久司道趨近亦當少從紆曲爲不避之避以自全體統乃至於決裂而後與之爭不已晚乎要之禮節相競不足以服其心口語相稽不足以制其命此當暫忍而徐伺之發必中的乃可耳

于慎行曰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惟孔車收葬之天子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太史公曰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嗟夫天下事大抵皆然獨主父哉然後之言其惡者必其常譽之者也夫有爲而譽者必有爲而毀無故而合者

必無故離以此察士君子小人之分可以見矣

又曰明宗時有朱弘昭者詔事安重誨爲其所庇建節鳳翔及重誨被
譖不能自安出討西川以避之道出鳳翔弘昭迎拜馬首延入寢室妻
子羅拜奉進酒食蓋未知其寵之已衰也重誨感其情意頗極其懇勤
傾倒肺肝因泣言被譏之狀弘昭始知其由重誨旣去乃密奏重誨怨
望有惡言不可任以征討有詔徵還復過鳳翔弘昭不內矣使重誨不
以情告弘昭之敬必不敢弛况敢圖之小人反覆嗜利情狀如此正人
君子往往爲其所欺况重誨之無識者乎嗟夫後之爲弘昭者不少矣
又曰天下之事有士類激成者漢唐宋黨人之禍是也凡天下之事以
君子長者之心處之去其太甚而已夫君子長者有休休容人之度而
無汲汲求名之心無求名之心則其處形迹之間涉而不滓有容人之
度則其御邪正之際嚴而不惡故有化而歸正激而成好有因敗爲功
無以全求毀天下安得多事夫惟好名嗜進之士以尅按之心行文深
之法惟恐形迹之不存聲名之不附求自立于不敗之地而不顧國事

之安危故往往激成天下之辭耳唐之末造士大夫深疾宦官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如進士葉景與一監軍相識遇之于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紛然沉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黨人之禍所由激成也豈士君子所宜有哉天下自有中道彼奄人亦王官也結之而求進則昏夜及門擯之以爲名則一揖爲累其心一也於君子長者之道胥遠矣

王文肅公與馮鳴陽御史書曰方今文武之勢旣成水火則司道諸公中更不當自爲異同以資諸鎮之口吻卽如避路一事若前此胡道等所行是真此諸公自爲例矣體統旣凌而一旦欲復之又適會其積怨無聊之際挾賊自重之時譬之劣子可驟治乎愚以爲諸公禮節事小該鎮不法事大不如善養操縱徐視其醜弊之所在而加斧斤焉則磊落免俗矣

張鳳翼曰曩時交際辭受俱真辭曰返璧受曰領謝近時辭者或立易一帖則以其人之禮還饋其人自以爲委曲而不知儀物俱無當也

楊文敏公榮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人臣謀事未次文廟不擇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次有濟人利物之任惟不忍卻人之餽人以爲愛錢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饋者必詢訪貧富何如其貧亦不卻但酬以別物與所饋相稱或坐法已赦或在卑求薦必盡意焉

胡忠安公浚嘗奉使于外遇土酋以櫻桃三奩來饋公問所欲曰求洪武正韻耳公與之而卻其櫻桃文皇使人覘知之公還文皇遽問曰櫻桃小物耳道渴中何卻耶公曰因求書故卻耳文皇嘆賞久之

祭酒胡公儼於吳公與弼父執也弼自京回家往謁胡公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回拜恐勞尊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謚恭敏莊坦直然性剛急數面折人尤篤故舊客嘗滿座旣拜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來以遠嫌議莊笑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矣

楊中丞繼宗知嘉興府鄉士大夫素服公剛介不敢以私囑然遇祝賀期雖龍鍾老疾皆扶筇而至當隆冬時禮畢則熾爐圍坐款酒數行有不至者必人問之自是舉行大禮肅然如在朝廷焉且知其人未嘗不恤其後有知縣趙完廉謹家甚貧未幾縣僉其孫宣爲府門子公見其雅飭問之乃完之孫也卽日免役仍責其縣之定均徭者

大司馬程公信成化中參贊南都有瑞安寧時爲守備燕公設席中爲己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蓋內官雖爲主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戲爲一絕云主人首席客居傍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公來守備定因屋上放交牀安見詩遂分賓主

蘭谿章先生懋起爲南京國子祭酒一見陸公平泉輒相顧待嘗以事見章輒慰諭之曰爲禮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凡見有爵位者須自量吾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爲畏之哉後平泉公與座主劉先生忠偁道此劉公微哂曰此老失言矣孟子所謂藐者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劉

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如此

王檢討九思凡作客座有士則言文章有釋則言禪定有道則言攝養有農有商則言耕種與貨殖以至百工技藝莫不隨其見在者言之方太古字元素蘭溪人少業儒抗志不仕多長者游王文成公少于太古一歲而以聞道早太古亦嚴事之其過錢塘也太古出脫粟蔬藟享文成爲飽明日報如太古正色曰野人爲野具固當公微侯也而野具得無非情耶文成強笑謝微先生言我幾復作陰衛尉先生故井丹也弘治間李若虛任廣之憲使有以舊交謁者若虛轉致以見陳白沙併求言贈之白沙少學於臨川吳聘君詢知其所居與舊同學聘君之壻厚郭胡君全者爲里閭乃以幅紙寫一絕云居鄰厚郭一雞飛桂樹于今大幾圍老憶舊時燈火伴青山何處望霏微桂樹乃游豐城時見胡庭之所植也蓋以憲使代請不得不言在其人又不欲輕言故贈之如此

萬公士和旣家居時華亭徐文貞先生亦家居以幣遺公而公不受文

貞公曰吾生平見萬公馴行凜凜瞪目肅步而趨自謂能及之顧視此等一介取予雖尊貴無亂容而老夫甘退舍讓矣

楊公世華字懋成餘姚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按察使嘗爲撫州知府以仁恕爲政不苟擾窮谷頌德上計京師有問之曰聞茲郡巨璫不無掣肘將奈何公曰彼地尙禮吾敬之如禮借託者多自愛設有請惟據法上下吾敬禮終不失彼雖意不滿然禮在也事重銜我

世廟時分宜旣敗冢宰頗屬意淹柳一日詣政府議事徐文貞公首舉醫垣高鑒卽日擬晉鑒院判移署南院使事鑒旣去南京而心德文貞公甚已遣老蒼頭還京師懷一幣爲文貞公壽文貞毅然謝曰向謂而主執古今不執古耶亟持去毋鑒破渾沌也其見重如此

羅念庵先生拜唐荆川公公他出荆川之翁出接先生久之唐翁云小兒有一病老先生宜與他說友際人之常禮也小兒一切不受亦不是先生對云此病在他人不可無在令郎不可有

葉大司空夢熊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按貴州兼督川東湖北節制

三省故事各撫按以幣交貽皆取償公費公獨命典謁互易其幣以報舊習一洗

徇知

前言

往行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與鄭善夫初不相識惟鄭曾作漫興十首中有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始知之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爲經紀其喪仍刻其遺文

李公鵬舉子其子苑卿舉一初入館時以書屬之曰陳敬亭憲長廣東寄禮于子予以病竟莫能下省一賀其陞雲南右轄又復頒曆於子及汝又在官密寄一書于子有通家之誼渠倘入京汝當執子弟禮且致謝言云云也此老有古風見人輒以予相告可謂海內知己矣

張居正與趙錦書曰僕昔年十三大司寇東橋顧公時爲敝省巡撫一見卽許以國士呼爲小友每與藩臬諸君言此子將相才昔張燕公識

李鄴侯於童稚吾庶云云又解束帶以相贈曰子他日不束此耶以表
呂虔意耳一日留僕共飲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荊州張秀
才也他年當樞要汝可往見之必念其爲故人子也僕自以童幼豈敢
妄意今日然必感公之知思以死報中心藏之未嘗敢忘前年願峻來
見僕因追憶公言不覺嚔唏流涕念無以厚之欲以鄙衷控之皇上辭
免當得蔭子移之于願以報知己會楊虞坡太宰知之爲僕謀曰東橋
昔督工顯陵有勞宜蔭爲當路所阻當時先後在上者皆蔭而公獨無
此可援例陳乞且公海內名流補與一蔭豈得爲過後於工部查公果
未霑恩遂令峻上疏自乞蒙恩俞允此朝廷錄舊之恩而僕報成之義
也今聞其姪輩咸起爭言峻是三房倫序不宜投揭晉都法司欲行爭
奪彼蓋不知乃祖見託之言僕報知己之意但知錄蔭常例相競耳且
已奉明旨孰得而易之乞公明示以大義給峻生一執照庶不爲強圉
所陵而僕區區之義亦可報東橋公于冥漠矣

前言

薛文清公曰孔子微服過宋其處雖俗慮事則密或問于崔公鉉曰患難其人之不幸與公答曰人之藥石也人未經事者一服之可已終身之疾秦穆困於穀悔而作誓足殿典謨矣然有服之而不已疾者柳宗元是已困而尙口尤人故也

李公夢陽曰陽已回則寒愈劇人將亨則困益至故禍敗萌而氣焰愈熾福祐臨而佛亂益深三代之學必論天人之際以消長倚伏非斬然而來也嗚呼易備矣詩書詳焉今之學者知之否乎

祝公允明曰人之履憂患者大校有三上焉者夷險一致略無異次焉者激厲固守堅逾平日下則隕獲而已觀人者尤于是乎易見焉

唐順之曰熱處冷得絕勝冷處冷得險處惶惑原是易處錯過不會做得工夫也易論學每以涉川爲說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所謂終身之憂也自此緊著工夫常常從危處操心常與夫吳洞伯對壘毀譽利害諸關悉與照破卽世間一切大川何所不利涉也先輩云聖人于困

險中有至樂于安平中卻是有至憂然哉

往行

永樂癸巳駕舟巡狩黃公淮以大學士留守時漢庶人潛蓄奪嫡之志忌公獨深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不免一滯十年處困中惟日賦詩自遣無非引咎責躬而已名曰省愆集又卽人情變態寓之于言名曰自省錄

金問字公素吳縣人永樂初被薦爲司經正字歷官禮部侍郎時宮僚多得罪問亦坐繫獄十年非義相餽皆不受時黃淮楊溥同坐繫三人相得甚省躬念咎之暇各持一經講論曰此處憂患之道也

馬紹榮字宗勉常熟人登天順壬午科鄉舉明年試禮部春闈災不第歷官太常卿嘗師事松江錢學士溥因主錢氏塾錢公憲廟舊學也恩遇異重方英廟駕危人情不寧一日中貴人王某攜酒過錢公王與朱奎同侍東朝皆錢公弟子錢公旣僚長人目爲儲相當路懼東朝一出必奪己位而三人一日飲食相聚乃置偵于酒間莫之覺也酒終而難

作明日三人詔獄中以飛語朱奎地卑備楚五毒初貴人之來也錢命先生主酒先生力辭是時苟側坐刑在先生矣獄久不解客有自牆外投甕者書曰此公少才也足下何如不見幾先生私念曰少才抄也豈遂籍錢公耶苟有之塾師不坐講誦自如錢公夫人令人來致詰答以他故未幾公得貶爲令南方公在獄妻子不知所爲家人屢屬擔登視先生爲去留一搖足無其家矣時人服其長者錢公旣去乃主陸郎中累

丁副使璣奉勅提督廣東學校歲餘入賀道清遠山水暴漲舟且覆先生衣冠祝天度不免闔窗端坐與繼室陳氏一家十一人俱沒惟仲子同與一僕以他舟僅存嗚呼酷矣時弘治癸酉三月十五日也

冀元亨字惟乾號闇齋武陵人□□□□舉人王文成公守仁弟子正德戊寅再侍陽明子於贛時宸濠陰有異圖承命往瞰焉旣還遂以間道歸越己卯宸濠變果作旋覆於義師權奸因仇視陽明子而誣及先生生於獄南北二十年俯契觀直以平居視其患難從容歌嘯不休不憂

守者率甚驚嘆間與被罪衣冠輩談樂天知命之學聽者亦爲忘其患
難以罪白得釋者及今爭傳焉初權奸彬輩欲重禍於陽明子鞠問之
朝筮楚備至先生曰元亨方弱冠時已願爲忠臣孝子今不能爲義徒
乎久之洗滌開釋之命下而先生疾弗起時爲辛丑五月四日